

# 龍鳳之戰

---

編輯者 團結報社

出版者 冀南書店

發行者 冀南書店

---

1967年1月

## 編者前言

五個月來我們是怎樣的在和賣國賊蔣介石作戰，怎樣的一次一次才強迫敵人，取得勝利呢？在我們編輯這個小集子之中，事實更明確的告訴了我們：就是我們人民軍隊的戰士，對於保衛解放區，有着無限忠誠、英雄氣概和鋼鐵的意志。

「龍鳳之戰」，就是我們人民軍隊英雄氣概的最好表現。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蔣介石發動內戰，在龍鳳路上遭到我軍反擊而挫敗後，急急從南方抽調號稱連綿綢甸的「勝軍」——第五軍來增援。於九月二十八日，這支「常勝軍」便在飛機大砲掩護下，企圖打掃荷（敵）鉅（呀）公路向我猛攻。我「和實」部隊奉命在龍鳳附近地帶展開保衛戰擊敵人。激戰十一天，敵反復沖殺數十次，放射砲彈萬多發，并宣稱：「不惜任何代價攻取龍鳳集。」然而由於我堅守陣地的「和實」部隊英勇保衛，沈着頑強的打擊，使龍鳳集成了堅強堡壘，屹立在人民的中前線上，敵不攻自退。勝軍的「常勝軍」受到三千多官兵傷亡可恥的失敗之後，不得不退守柳林，改上一線。與龍鳳集保衛戰同時，我「和政」「和現」部隊之一部，又開始向進擊龍鳳集之勝軍進行反擊。從十月四日起經四晝夜激戰，即將守敵大部殲滅，使張鳳集變成了蔣軍的墳墓。在這次戰鬥中，出現了以吳忠團長為首的一百八十名英雄。他們是在突進敵人防線後，而被敵人封鎖切斷，陷於半個優勢的敵人緊緊圍攻現瘋狂砲火轟擊之下，據守着五所房舍與敵苦戰一晝夜，直到勝利。所以這一艱巨的戰鬥場面，又成為龍鳳集殲滅戰的另一個偉大的業績。

以上便是龍鳳集保衛戰，這是一場殲滅戰的概況。這是在劉伯承將軍指揮下，龍鳳集反擊戰，它的好美械裝備，也勝不過人民戰士的革命意志。正是一個英雄條件，是龍鳳集之戰，是龍鳳集之戰。

們完全是美式裝備，和美國陸軍裝備完全一樣。……無論進攻是守，我們都以為絕對有把握。但國軍之戰證明我們不能攻，張鳳集之戰證明我們不能守，你們是能守能攻。」因此，我們選定了一篇「龍鳳之戰」為這個集子的總名。

這一個小集子裏的文章，都是實際參加前線或親臨戰鬥的指戰員，工作人員同志們在最緊張的戰鬥生活中寫出來的，可以說「這是指戰員用血肉寫成的史詩。」我們應該以無限的熱情珍愛這篇史詩，讓「龍鳳之戰」的榮光照耀着我們勝利前進！

同時，我們願把這個集小子當做開始，今後願繼續出版這類東西。唯一希望：就是各部隊同志們寫些自己的戰鬥生活，寄給我們。

最後，謹以此小集子，紀念「龍鳳之戰」及在自衛戰爭中犧牲的先烈們，諸先烈的光榮變人民共長久。

# 目錄

## 前言

### 第一部 龍固集保衛戰

簡述龍固集保衛戰經過

記萬莊防衛戰

七百個敵人躺倒在陣前

八里安阻擊戰

文樓之戰

阻擊戰在官莊

記溪樓阻擊戰

蔣家頭等慘案不過如此！

敵語遺音

### 第二部 張鳳集殲滅戰

消滅蔣介石「嫡系的嫡系」

記一個苦戰十三小時的戰鬥場面

水裡漂着的兩個銅盔

吳團長和他的部隊

### 第三部 鄆南殲滅戰

一一九和一〇五

鄆南戰役第一砲

第一夜的攻擊

東富春戰鬥中的四連

一〇五M M 榴彈重砲的毒彈

藥包、手榴彈

騎在榴彈炮上

血濺山炮

劉廣信旅長被俘前後

上官村殲滅戰

### 第四部 滑縣殲滅戰

黃莊攻堅戰

攻下邵耳寨

滑縣戰鬥巡禮

### 第五部 其他

大楊湖殲滅戰

我和劉司令員握了手

劉伯承將軍談蔣介石



## 簡述龍固集保衛戰經過

郭克仁

蔣介石最早用美械裝備起來的頭等編系部隊——五軍和十一師（原十八軍），九月下旬侵佔定陶（荷澤後，右翼十一師沿瀋水河南岸經大義、張鳳集東犯；左翼五軍沿鉅荷公路經沙土集東進，企圖打通荷（澤）濟（寧）公路，吞滅我冀魯豫解放區。

「和實」部二〇〇五部隊、二〇〇六部隊迅速進入龍固集一線，構築強固陣地，決心完成劉伯承司令所給阻擊敵人的任務。

九月二十九日，戰鬥首先在鉅荷路上之觀音集以西及西南之趙莊、蘇莊、古樓、常樓、安油坊前董莊及左莊打響了，我扼守左莊、安油坊、前董莊的部隊僅有一個分隊，敵人一個營從午時向我猛犯，直到下午五時，傷亡五十餘名而敗退，我僅傷亡三名。

次日，第九十六師一個團由蘇莊、段莊南郭莊、谷莊進犯，我完成阻擊任務後撤回；敵四十五師則一路從徐莊經宋莊、郝莊向蘇李莊進犯，被我擊退；二路傷勳左莊、安油坊前董莊進犯，正面是一個團，並有一股三百餘迂迴我左莊背後，雖然地形對防守不利，但敵人並未得逞，黃昏後又悄悄撤走了。

觀音集的兩天戰鬥中，敵人沒前進一步，七百多內戰犧牲的倒在我們陣地前面，晚上我們主動轉移了。

第三天，龍固集西南之八里安、梁莊、譚莊響起了猛烈的炮聲，敵人進攻兵力十倍于我，當其付出一百四五十名代價之後，我軍安全撤出八里安。

十月二日，戰鬥先後在溪樓、官莊、文樓又打響了。進攻溪樓的敵人遭我猛擊後潰退了；進攻官莊的敵人猛犯數次，都被擊退；守衛文樓李莊陣地我軍還不足一個小隊，終於抵住了敵人兩個兵力極其兇惡的反覆迂迴衝鋒，斃傷數人四百以上，最後安全轉移陣地。

惡戰在三日早晨七點鐘又繼續在官莊和溪樓進行，敵四十五師一三四團全部及一三五團一部向我不足一個分隊兵力守衛的官莊猛攻，敵機從一架增加到五架，我守軍指戰員一邊作戰一邊救火，打退敵人數次衝鋒，最後安全撤出。進攻溪樓之敵至少有兩個營，三次登上圍牆都被我們打下去，半夜我主動轉移。

敵人進展了十里，但是已經付出了兩千多人的代價，創傷太重了，不得不調治一下，四日一天無大動靜。

敵人五軍首腦人命令其部下堅決拿下龍固集——這是南北三里，東西二里之大集鎮，是荷鉅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戰略據點。敵人在五日選擇了龍固集西北的萬莊和張樓，企圖首先突破，但是進攻萬莊的兩個營很快被我們打垮了。八點鐘，敵四十五師一三三團附屬一個砲兵營向我守衛張樓的小隊進攻，敵兩架空中堡壘三架戰鬥機四次助戰，我守軍奮勇反擊，我劉莊馬莊部隊側擊敵人縱深，敵人前進不得，後退不能，一直到晚八時，激戰十二小時，敵傷亡四百餘，遺屍十餘具，衝鋒步槍百餘枝已狼狽逃回。

六、七、八三天中，敵人向龍固集、萬莊、張樓發動數次已經失掉信心的進攻，只是又白白送掉八百多條性命，而敵右翼十一師三十二團也同時被友鄰部隊消滅於張鳳集。敵人于九日驕驕退了，我跟蹤追擊，又繳獲敵汽車兩輛，砲彈百餘發，大米百餘包。

十一天的戰鬥，敵人僅前進十里，而後五天未能前進一步，我龍固集陣地屹然未動，敵傷亡三千餘人，惶惶退至柳林、汶上一帶。——美械蔣軍不過如此！

「我們完全是美式裝備，和美國陸軍的裝備完全一樣，我們一個團有四門山炮，六門反坦克炮，十二門迫擊砲，每個營有八挺重機槍，每個連有十二挺輕機槍，這樣重的火力，無論是攻、是守，我們都以爲絕對有把握，但龍固集之戰，證明我們不能攻，張鳳集之戰，證明我們不能守，你們真是能守、能攻。」

這是一個俘虜軍官對龍鳳之戰的全面估價，也表現出龍鳳之戰的特色。



敵下  
野而  
地五  
元信



# 記萬莊防衛戰

指導員朱長虎

九月一日晚，我們奉命到萬莊阻擊敵人，出發前黑雲蓋滿了天空，對面不見人。剛到萬莊，一陣冷風吹來，不多時大雨傾盆，萬莊離進犯軍住的西南方向，有八九里路，估計敵人明天可能來進攻，所以我們冒着大雨，劃分了警戒區域。

當時對部隊班爲單位的進行了動員：「今天雨很大天又黑，我們不能怕麻煩更應警惕，敵人可能還來進攻，如它再來，我們要發揚在董莊防衛戰鬥的精神。」

二日的清晨，天漸晴了，排以上幹部到村南看地形，前天住的兄弟部隊挖了工事，又重新修理了二下，組織三道防線和嚴密的火力網。戰士們說：「這裏地形好，狗×的來吧，來了老子就要在這裏弄它噠！」

但這一天敵人沒有進攻這裡。

三日，早八點敵人進入萬莊西南千米遠之大柏樹林，有一營之兵力，六七門砲，齊向我們陣地前沿和縱深連續的轟炸着，同時有兩架美造戰鬥機飛來向我陣地掃射，這時敵人從柏樹林裡一路開始向我右方運動，一路向我左移，一班爲隊形向我進攻了，還有一路由太墳塢向我正面進攻。

我們都在最前沿的交通溝的蓋溝裏，圍牆上只留少數監視哨，沉着的等待迎擊進犯者。戰士們說：「狗兒的你仗憑你大鼻子洋傘傘給你的飛機大砲是打不掉老子的勇氣，有砲彈你盡量打吧，你一個也打不倒老子。」

敵人距我四五百米遠，這時是九點三十分，敵人砲火大部把我之圍牆打倒，我們調了少數特等射手回到殘破的圍牆上向敵人冷槍射擊，敵人像黃狗一般向前運動，被勇士們的冷槍打倒不少，特別是副班長周文升同志，在蓋溝拿出他使的七九機槍爬到屋頂，南邊有四個黃狗拿兩挺機槍來站前邊的小

撲包。周文升同志很沉著的說：「不知死的黃狗又前來了！」他瞄準打了幾顆子彈，四個黃狗繞在那裏再也不動了。這時砲彈還是爆炸着，勇士仍然在自己的陣地冷槍射擊着。

十一時，敵人一團的兵力進到離我百米地區，從正面和兩翼在兩架飛機掩護下向我衝鋒。

我們第一道工事的勇士出了蓋溝，上好刺刀，準備着手榴彈，重火器和部份兵力佔領了殘破的圍牆，集中火力向衝鋒的一群黃狗猛烈的射擊，一陣激烈的槍聲，一群黃狗大部份倒在那裡不動，下剩的跑回去了！後邊又來了一夥，又落得同樣的結局，連續四次的衝鋒都沒接近我們的前沿。這時勇士們的氣更高了，孟憲楨同志說：「我決心給反動派拚了，死了也是爲了人民的解放不再作亡國奴，是光榮的，我弟兄三個還有兩個哩！沒啥！」他不顧身體的向敵射擊，不幸中彈犧牲了！黎文全同志是才解放過來的新同志，給他任務在西南圍牆上觀察敵人，他說：「上級給任務就要完成。」敵人的砲彈把他佔的圍牆完全打倒，背面的屋頂打塌了，頂上的大楊樹炸掉樹梢，他仍然在那裡堅持了一天，砲彈皮炸傷他的手和脖子都堅決不放下火線，飛機掃射子彈落在他的腿旁，他連動也不動，並且對空射擊五粒子彈，這兩個同志都是我們彈甲等的英雄。

後邊的敵人又在砲火掩護下繼續進犯，我們又以少數監視冷槍射擊，大部隱蔽起來，勇士們笑着說：「咱們沒弄鹿柴，叫敵人的砲彈給咱弄好了。」

下午兩點時又來了一架戰鬥機，一架轟炸機，敵人又衝鋒了，前沿勇士照樣的打垮敵人連續三四次的衝鋒，一夥黃狗衝至我們有四十米地方，照樣被我們火力殺傷大部，三十多付担架來回運了幾

次。

五點鐘了，我們一排長張玉華同志向敵人喊話，證明蔣賊的賣國，你們是被迫來的沒辦法，不要替賣國賊送死等，有一個敵人站起來了，我們準備組織反衝鋒，可恨的蔣記空中堡壘又飛來了，在南邊不遠的上空停有幾分鐘和敵步兵聯絡後，就回向我陣地上空掃射，掩護着被擊潰的敵人逃跑了。

這一天敵人傷亡約在三四百餘名，而我僅傷三二。

# 七百個敵人躺倒在陣前

## ——記觀音集的保衛——

◎羅

◎豐

觀音集座落荷澤鉅野兩縣縣界的東邊，瀆水河北岸的荷（澤）濟（寧）公路線上，在它的後方就是有名的龍固集，那裏接連着的五六個莊子，都只有二三十戶或百餘戶人家，既無深溝高壘，又無堅固的圍牆，這確是一個便於進攻而不利於防守的地帶啊！

但我們的幹部都了解：只有在這裡抓住敵人的腦袋，讓兄弟部隊來擲刀，端盆最後宰掉它才有可能！

當部隊進入陣地時，情況已經十分緊張了，我們當時的口號是：「工事做得牢，不怕飛機和大砲」——「每一個工事要經得起千百砲」——雖然是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全部力量都集中在搞工事上。

部隊在不斷運動中，是受疲勞襲擊着的，但在這時襲擊我們的是當前五六里地的敵人，而又不是疲勞了。

我親眼看到了機槍班長岳福榮，拿着一把鐵鍬，從厚厚的牆基地向外挖出去，累得滿頭大汗，爬出洞口，坐在旁邊，瞪着兩隻眼睛，出神的看他自己所熱愛的心血作品——地下堡。一會兒向前面的寬闊射界去望望，一會兒又歪頭看他內部挖的臂座和容量，他這種熱烈心情，偉大的鑽研精神，並不在於呆坐在化驗室裡期待着發明成功的科學家，當我走到他的面前，他好像沒有看見一樣，仍然坐在那里呆的思索着，我深深的了解到，他在這時已沒有任何雜感，或私人的問題，只有崇高而純潔的「顯心」戰勝敵人，保存自己」。

敵人的砲火開始射擊了，這正是午前八時，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一營二連的前莖莊，二營五連的左莊！

因爲蔣介石有美國各源源不斷的送給大砲和彈藥，因此，他也就在很遠的距離上，使用着長射程的大口徑的重砲，和各式各樣的鋼砲、火簣砲、小砲，集中的都向着我們的陣地射擊、轟炸，每當他發現我們陣地前浩工事已摧平了，敵人的輕重機槍，又像狂風暴雨一樣，掩護着他的步兵衝鋒，我們是常常看到了敵人的一個連、一個營、一個團、兩個團向我正面進攻，和背側迂迴或包抄。這時有個別的新解放過來的和新參加的同志，是沒有經過這樣嚴重的場面，而表現了恐懼，但是，我們的幹部和老戰士，常常在危急的情況下幫助修理摧垮的工事，或一馬當先，投擲手榴彈，以及發動了反衝鋒，像我們二連攻指朱長虎同志，總是沈着的告訴戰士：「準備好手榴彈，不必慌，沒關係，敵人不動不要打，只要他敢上，就給幾個彈吃！」還有五連攻指，段化南同志，看到敵人已達到陣地三十多公尺，而發動了反衝鋒，即時提出的，「我們只有前進，沒有後退」，像這樣打退一批又一批進攻的敵人，保衛了我們的陣地，新戰士，恐懼心也逐漸消失了，換上了勝利的信心。

敵人在每次進攻沒有達到他預定的目的，或者沒有完成他每天預定計劃時，而再次發動攻擊，就仰仗他洋爸爸所送來的砲火，那他就更加瘋狂了。甚至瘋狂的像失去人性的一匹野獸！

在扼守着左莊、前荒莊、我們阻擊敵人兩天沒有前進一寸，以及我們一度轉移到萬莊時，我們打垮了敵人五次衝鋒。敵人惱羞成怒，施用那密集的砲火，就更加利害了，在這些陣地前，摧垮了壕溝，剪禿了，或劈裂了村落邊沿的大小樹木，和打平了前沿居民的房屋。

硫磺彈燃燒了柴草，和穀穗，再配上巨型轟炸機的轟炸掃射，震死了居民的難犬。

當着黃昏暮照中，敵機返去，砲火稀疏，我偕着前線記者團記者陳勇進同志去參觀時，除了這種逼真的情景處，還有使人鼻管忍不住的硫磺氣味，和看到了火藥已熏黑了的地面。

這種慘絕人寰的蔣賊美敵，是想一口吞盡人類中優秀的子孫——人民戰士，但是這種砲火，並沒有把我們打死了，或吓倒了，然而我們每一個村和每一天都完成了上級所給的任務，不給敵人一定的殺傷，不讓他支付着極高貴的代價，他休想在我們面前很便宜的奪去一個村莊，或一寸土地。

在戰鬥中湧現出許多出色的英雄。從戰鬥中生長起來的機槍手郭福來同志（五連的），敵人砲火打得越兇時，也是他趁着烟霧，也向前進敵人掃射越激烈的時候，如果敵人砲火稀疏了，他的機槍點發射殺各個躍進的敵人，這樣掩護了機槍目標，他保衛了陣地，二連機槍手周文生同志，也是這樣的沈着和熟練的技能。

還有一貫作戰勇敢沈着的二連七班副楊占東同志，以及戰士徐海寬他們每一個人都攔阻了幾十個敵人，在他兩人槍口下，每天也總要死傷二三十個敵人，當徐海寬同志腳上炸掉了一塊肉，他神情自然的說：「沒關係，死不了得睇他媽幾個！」

新參加戰士高振東同志，和王長印同志，以及觀察員邱貴方同志，不管砲火怎樣密集，飛機怎樣的掃射他們總沈着監視敵人，供給情況，冷槍射擊敵人。不幸犧牲了，大家都惋惜着這位優秀的青年勇士。

就連剛從整三師解放過來的閻召每同志，冷槍手董春成同志，只要他們槍一響，多少都倒下去幾個敵人「打的真不錯！行。」大家都在一致贊揚着。

不光是使用武器能射殺了敵人，我們也喊話，動搖了敵人，天黑了敵人還在攻，二連副朱光武同志在火線上喊話了：「咱們都是中國人，不替蔣介石賣國頭子當炮灰，放下武器退出內戰，回家看望母親孩子去吧，別再上當了」，即時陣地是一片靜靜的沉默。

最有趣的是五連戰士朱德亮吳志明包德勝郭廣林幾位同志，他們看到天黑了敵人不上來，就問段指導員「喊話吧？」情況已十分危急，不能詳細交代了，段化南同志就隨口告訴「你們照我上的政治羅去喊吧」。於是他們把蔣介石的十大罪狀，八路軍的俘虜政策，呱呱啦啦喊出來，指導員聽了喊的「二點也不錯」因此敵人在陣前都一槍也不打了。

當我們初步完成這些任務時從各連的戰鬥統計上我們僅犧牲了五名，負傷了十九名，然而敵人却共有七百多名，無聲無色的倒在陣前。

十月五日於萬莊

## 八里安阻擊陣上

▲和實三中隊▼

六連李連長，他曾是二等殘廢退伍的，才帶六連升級回到部隊中來，是一個老革命了。誰都知道他的射擊技術是很高明的，這次他帶着二排兩個班，堅守八里安西邊的十五六戶人家的一個小村莊，雖然他們人數很少，但仍然掩護着主力側翼的安全。在緊急的時候他親自拿着機關槍向敵人射擊，爲了迷惑敵人砲火的目標，他靈活的從村西打到村東，又從村東打到村西。

戰爭打的很緊，砲火摧毀了我們前沿所有的工事，四小隊的勇士們要表現出英勇精神。

郝連元是不過二十歲的青年戰士，他很沉着的觀察敵人，傳達情況，自己一個人在正南面敵人砲火摧毀的廢墟上堅持着。

王興賢是一個機槍手，他的工事被敵摧毀了後，仍然在砲彈痕跡上作起工事來，到撤退的時候，敵已四面包圍起來，他接過另一新戰士的步槍按上刺刀，帶好炸彈說：「給他幹吧！」霍樹林同志胳膊上會帶了彩，上好藥仍然爬進工事繼續作戰。蔡保增同志，他雖是步槍班，機動的掩護着重機槍撤下來，當時敵人只與我們重機槍隔着一堵牆的緊急情況下，他一個炸彈將敵人打退，把重機槍安全的撤了下來。

牛志良同志，敵人砲火正在他周圍咆哮的時候，他對班長說：「這工事很危險，班長你們幾個先出去，我自己堅持在這裏，結果不幸敵人砲火打穿了工事，他光榮的犧牲了！」

二班副韓胖孩同志，他除作好自己工事後，一直冒着敵人的砲火，幫助全班的工事完全完成

在向外突圍時，因人員傷亡，有兩挺機槍，一門六公分的小迫擊砲，還有二十多發砲彈沒人拿回。救事班四個同志，把這些東西踏泥拖水，一直冒着敵人火網，完全扛了出來。

## 文樓之戰

• 張之青 •

十月二日的傍晚，「二〇一七」的三小隊受領了阻擊向鉅野前進敵人，配合龍園黨友隣部隊，防守文樓李莊一線陣地的任務。

天剛黑，全小隊的指戰員懷着一顆緊張的心情，開進了文樓李莊的防地。

任務是緊急的，時間却短促，不允許進行詳細的動員，韓彰林同志向全隊同志說：「正南就是敵人，明天敵人一定要向我們進攻，今天已經砲轟了一天，我們要趕快做工事，好準備明天迎擊敵人的進攻」。

八、九分隊也就進入了構築工事的熱潮，可是天色更加烏黑，天空閃爍着明亮閃光和振蕩着轟轟的雷鳴，工事還沒做好，九點半鐘就落下了傾盆的大雨。

暴雨滲透了同志們的軍衣，流水貫滿了沒有完成的工事，秋天雨裏寒冷侵襲着同志們的身體，可是一切一切都不能阻擋住同志們「阻擊進犯軍保衛解放區」的勇氣，端起盆淘出工事的水，借着閃電的明光蓋上地堡的蓋板，就這樣冒着暴雨奮鬥了一夜，天明前終於築成了一道簡單的工事。

半夜雨稍停了，在構築着地堡工事的前沿黑漆的曠野上搖幌着一個人影——「敵人的搜索隊伍」緊接着響起一梭機槍聲，活捉了一個全部美式裝備的蔣軍士兵。

漫長的秋夜緊張地渡過去了，第二天，天色微明，還下着濛濛的細雨，就響起了進犯軍進攻的砲聲，砲彈不斷的在勇士們頭頂上飛過，在工事前後左右爆炸着，砲聲和槍聲已響成了一片，同志們全身的精神都注視和射擊着遍野散開動着的敵人。

十二點後，敵人的砲火更緊密了，敵四個營共一千多人的步兵在砲兵緊密的掩護下從正南、西南、正西、西北四方接近了我們的陣地，擊擊……的排砲爆炸，烟霧和雨後的潮氣罩滿了村南村西的村

沿。

「準備手榴彈，準備拚刺刀」的喊聲，響遍了我們的陣地。

這時砲彈炸傷了九連副韓彩林同志，他看看自己的重傷鼓勵大家「你們不要管我，去打敵人，我死了是光榮的。」

敵人接近了村南三排的地堡，三面被敵人包圍，全排同志大部已傷亡，宣傳員李振江在付分隊長負傷後，小隊傳令他代理分隊長幾分鐘，也在堅持自己陣地時光榮犧牲了，敵人進佔了我們的地堡，三排副又立即率領着三班又勇猛的向敵人反沖過去，奪回了陣地，像這樣的沖鋒反擊了三次，最後整個三班只剩下了袁游水一人。

在八分隊西南的陣地上，有隴海二次戰役剛解放的夏雨亭同志，端起機槍跑到工事外，他一梭子機槍，就打倒了七八個敵人。

勇敢的通訊員孫長海（共產黨員）站到交通溝上打倒了四個敵人後而光榮的犧牲了。

三排長李振生他守在最前線的地堡內，子彈打光了，他堅定地向全排說：「我們拿拳頭也要堅守陣地」。

戰士張三胖和八班長趙余茂投出十二個手榴彈殺傷了工事外圍的敵人。

堅守李莊陣地的七分隊老英雄李英杰，他領導了全排擊退了敵人的三次沖鋒，最後他單獨一人揮動刺刀，先後在村外工事和缺口處刺死了九個敵人。

我們給敵極大殺傷消滅後，終於下午二時安全撤出了戰鬥。

當我們恢復了文樓李莊陣地時，在村外野地上到處都可以看見蔣軍死屍埋葬的坑，算了算文樓一戰，蔣軍付出的代價就有四百多人。



## 阻擊戰在官莊

江濤、楊鑑、炳如合作

江濤執筆

(一) 官莊——在龍固集西南一里多地的小村莊。荷濟公路就在去龍固集的路上橫穿着，百來戶的人家大多是泥草房，古老的寨牆已被多年的風雨蝕的搖搖欲墜了，這樣的地形要抵抗近代化裝備的敵人本是不容易的。可是在我們的阻擊下，所謂蔣介石的精銳遠征緬甸的第五軍，在五天中只前進了十里地。

敵人的企圖是佔領龍固集，打通荷濟公路，他用了二個團的兵力向官莊進攻，（連他的預備隊算在一起兵力在一個師以上）可是我們官莊的守衛者却只有兩個分隊。

(二) 九月二十九的傍晚，我軍守衛的健兒走進了官莊，在賈教導員「多流些汗少流些血」的另召下開始構築工事，九月大的夜裏已帶着初冬的寒氣，我們守衛的八九隊的同志，不顧多日連續戰鬥的疲勞，徹夜的工作着，緊張使他們忘却夜深的寒風，露水沾落在他們未裸着的脊背時已變成了勞動的汗滴。

九分隊班長孟向東和他班戰士丁保林，突然被塌下來的砦牆壓在土裡，大家把他兩救了出來，田班長兩腿腫的不能立起，用人攙着在場上溜了幾圈，休息一下又繼續領着大家工作。

守衛勇士們勞動的氣喘聲，鐵器與土地的接觸聲——兩天兩夜，賈教導員的號召便成了現實。在村子內部並行着展開另一個緊張場面。

九月是農村秋收的季節，官莊群眾還有不少的高糧在場上堆着，我八小隊文書史德壽同志領着張連舉，趙金香，許翹忠，李志順……等幫助羣衆，把高糧穀子扛回家裏堆起來，他們不停脚的一輪二輪……的搬運，像作工事同志一樣滿頭的大汗，官莊的姚××先生看見他一場的高糧妥安實實的收起來後，不住口的贊揚：「八路軍真好，處處爲老百姓辦事，我家糧食要不是同志們幫忙弄回家，一定得叫那王八蛋中央軍用炮打着了。」他笑着對我們同志講，我們同志也笑着說：「我們是人民的軍

險，保衛龍固集，保衛解放區，就是要保衛老百姓過光景。」

(三)一號的下午三點鐘，敵人開始炮擊官莊，「八二」的迫擊炮打的都是燃燒彈，村子的房子燒起來，我們的八九分隊同志一方面進入陣地，剩下的工作員杜兵同志和八分隊的炊事員組織群眾救火，宋良壽和李老太太的西房北房二屋子麥子棉花，杜兵同志等就在烟火裡向外搬運，李老太太在邊看呆了，她痛恨蔣介石對解放區和平居民的殘暴，她更愛護八路軍維護群眾利益的赤誠及勇敢，事後她找着杜同志說：「同志你們救了我的命呀，我一輩子忘不了你們……。」

第二天剛吃過了早飯，敵人在密集的砲火下分三路進攻上來。「把敵人消滅在工事前沿。」這是唐副小隊長，賈教導員，不斷囑咐的話，大家沉着的等着。炮停下來，敵人接近了砦牆，三排長準備好手榴彈，八、九小隊上了砦牆，像機關槍連發的手榴彈下，敵人退了下來。

九班長王海全同志下來向全班同志檢討：「剛才咱們的手榴彈打的太早，這次不到跟前不許打」跟着他動員他的三個戰鬥小組：「敵人要從咱們這兒上來可丟人，咱們一定要負責任。」青年的朱金山同志搶着說：「我們三組保證從這兒上不來」。

炮聲響了，敵人沖上來，就聽見班長「一二」幾十個手榴彈甩下去，敵人橫三豎四的倒在牆下，其餘縮着頭跑了回去。

一次、二次、三次……敵人氣恨恨的用緊急的砲火向我們守衛陣地打來，一、三小隊同志都機巧的進了工事，只留下王海全，高增祥，周茂祥在監視敵人，這時小李在工事裏怪無聊的，他首先開了腔：「誰有錢看看敵人一分鐘能打多少發砲」「我有錢，你數吧」。

「一、二、三、四、五、……二十」

「二十幾幾分鐘」？

「再兩分鐘」老何回答他，一邊還在聽砲響。

緊接着的砲聲後面敵人打了烟幕彈，掩護步兵衝鋒，這時周茂祥同志說：「敵人的想叫咱們看不見目標」

又來進攻了，大家沉住氣，烟一會就下去，準備手榴彈。」來！你們聽敵人又到了，還說怕咱們手榴彈。」敵人胆怯的沒有一點突擊力量，剛到離岩牆五十米遠便堆在一起空喊「衝呵」不敢前進，烟幕裡聽得清清楚楚的敵人在叫喊：「不能硬衝，衝上去手榴彈太多」

「衝上去就得死呀」

「×他娘！死也得去衝呀！」

轟轟我們又是一陣手榴彈，郭一丙來一次扔過去一個，小一些的用勁過猛，扔到敵人屁股後面去了，他氣極了，又找了大一些的恰好正中目標，郭一丙笑了，就這樣在岩牆上一臥一站扔了七八個，聽着他又跑到另一個地方，他偷偷告訴班長說：「不移地方，敵人會找到目標」。

就這樣一次二次三次……十二次，我們工事的前沿橫七豎八的堆着敵屍，還有沒有退下的彩號在叫罵着。

「×班長你怎麼不管我呀」

「二排長！你不抬我下去呀！」

（四）在村子的西北角上四班副鄭珍同志，帶着一挺機槍在一個剛修好的工事裡，兩眼瞪住從樹林裡爬過來的十幾個敵人，他一邊低聲告訴他班的同志：「敵人來了，準備好手榴彈，我叫你們衝，你們大聲喊有」跟着兩個燃燒彈打過來，工事旁邊着起火來，鄭珍同志急智的用手撲滅，隨着打出去一槍，敵人趕緊臥在壕裏，這時鄭珍同志帶着他班同志出了工事「打手榴彈，上刺刀！衝呀！」他這樣一聲「有」……手榴彈聲，殺聲，敵人向回裡跑了，鄭珍同志半截身子露在岩牆，外向着往回跑的敵人一梭機槍打了出去，敵人丟了幾個屍首跑回去，躲在墳頭後面連頭也不敢露了。

敵人惱羞成怒了，集中了全師的砲火向這邊打來，官莊整個的成了烟幕，房子塌毀了，我們的守衛勇士們被土埋下去幾次，爬出來在平毀了的工事後面繼續堅持着。

總攻擊開始了，唐副小隊長及時的看着陣地，不斷的囑咐同志：「不要叫他進來，堅持到底」八

分隊伙房李春生把炊事員也組織起來，抗上了槍在西北面參加打擊敵人。

被吓破胆的敵人聽見我們這邊上刺刀，便喪命的向後跑，周茂祥同志爬上牆頭端起機槍就打，老周確是個好射手，每次都打倒五六個敵人，在連續的擊發中，他放倒了四五十個敵人。

第二、敵人又配合着四架飛機來進攻，照一、三、九分隊同志的話：「還是鷄蛋碰石頭」又滾了回去。

(五)官莊阻擊戰，我們以兩個分隊的兵力抗擊了敵人兩個團（實際一個師）的進攻，反覆衝鋒十幾次，敵人傷亡在千餘人以上，三千多發炮彈，幾千萬發子彈的消耗，當我們勝利完成阻擊官莊敵人任務撤退時，龍固集依然屹立未動。

## 記溪樓阻擊戰

寶洪年、張息波、趙賜飛

溪樓位於龍固集保衛線上的南端，東、西、南三面受敵，形勢孤立。蔣號稱「常勝軍」之嫡系第四十五師第一三三團仗有美式大砲和飛機的配合，向我陣地——溪樓猛攻。計發射砲彈二千餘發，平均每五單步落砲彈一顆，我軍在這百戶大小的村莊堅守兩天兩夜，擊退敵人三次登圍，殺傷敵三百餘，最後擊退敵人，這在龍固集的保衛戰中，係有重大意義。

### 一、與村共存亡

十月一日，和實二〇一三部隊三小隊向溪樓前進了，他們是在黃昏接到的命令。小隊馬上召集分隊幹部傳達了命令，說明：我們向溪樓移動，那裡三面受敵，地形孤立，上級給我們堅守的任務。次日下午，中隊組織股長。趙巍同志又口頭傳達新的任務：你們再堅守三天至五天，勝負對整個戰局有重大意義的。王小隊長何教導員即時給中隊首長一封信上面提出：「人在村在，村不在人不在。」并交出公款四萬二千五百元，還有皮包像片都交給組織保存，晚上，七分隊副班長以上幹部會議上，提到：「我們要與北門共存亡，有北門就有七分隊，沒七分隊就沒有北門」，「敵人從那排打進來，那排負責任；敵人從那個人那裡打進來那個人負責」，「三班長梁春榮立即回答：「有我就有北門，沒我

就沒有門，「小隊到黨員大會通過給中隊黨委一封信上寫着：『……每個黨員不怕犧牲，堅決完成黨給的任務……保證提高士氣，起帶頭作用，領導全體非黨同志共同奮鬥』。小隊部副政指劉藝文宣誓：我犧牲了，告訴我五個弟弟，繼續參軍爲我報仇。當大在工事裏給五個弟弟寫信，重機槍排副排長李金堂宣誓：我犧牲了，家二十五畝地，五間房歸公，不叫我母親餓着就行，上級要動員我二弟上前線報仇。衛生班長牛和文宣誓：不動搖不害怕，完成急救任務，不丟一個影號，犧牲了我弟弟參軍報仇，分隊的同志也都下決心，上下如一堅守陣地，大家附出一片自我犧牲的精神，『與村共存亡』，已成爲全體同志的努力方向。

## 二、築成鐵的工事

雨中的前進，把同志們的衣服都打的濕透了，情況使得他們不能休息，他們又要開始挖工事了。真的艱難，在雨中的工事は不易構築的，分隊召集幹部動員：『要堅守必須有堅固的工事才能消滅敵人』，『雨下再大，要克服一切困難，多流汗少流血呀』，七分隊戰士輿論：『雨打不死，沒有工事不行』，『能叫雨淋着，不能叫敵人白打着』。幹部忙的督促檢查，並且親自下手，工事的模形也逐漸在形成着。

雨嘩嘩不停，八分隊一排副石宗海帶領全班跳出圍牆去斷路，回來還幫助戰士挖工事，二班長梁三保親帶全班砍路柴，回來又我門板，戰士張學寬李如友都在大雨中，不停的挖工事，工事做的很堅固，工事裏落滿了雨，『戰士拿小盆把它淘出來，再把鐵銼壓下去，八分隊一排的機槍工事突然被水沖開了，他們又急着堵下去，又一塊塌下來了，他們又急着補上去，壞的地方太多了，他們又到東南角去，秋後的雨夜，雨打的戰士身上不由的打哆嗦，還有的同志懶的打盹了，雨的騷擾使得他們的事不能如願，可是鐘頭長了，一夜又一天的工夫，地下堡，環周的掩體——一條鐵的陣地築成了，大夥更提高了堅守的信念。

## 三、初次勝利

二號晚，敵人一個連向他們進攻，大約是武裝偵察吧。接近了村子，七分隊提出：不用槍打，用手榴彈打。八分隊提出：敵人不到溝沿上，我們不打槍，敵人越來越近，他們一陣猛烈的手榴彈，把敵人打退了。打中敵人二十多個，八分隊宋聚才、王玉琢親眼看到用手榴彈打倒了敵人還得了敵人七個砲彈，他們初次獲勝了。

#### 四、英勇的反擊

三號，緊張的日子來了，開始敵人一個營向我們進攻，不久又增加到一個團將村子圍的密密的，從早七點半到晚六點，整整一天的戰鬥，敵人仗美國洋爸爸給的砲彈多，開始向我們轟擊，砲聲幾乎震聾了每個同志的耳朵，同志們眼看到敵人砲彈打完了，又用牛車拉了五車砲彈，又都打到村子裡，戰士們牢記著沒有命令不打槍，這是消耗敵人。

「轟」！東北角九分隊二排機槍工事毀了，土埋住了工事裏的人，他們又都爬出來，把機槍搬到屋裏，重挖工事！他們都拿上步槍邊挖工事邊抵抗。

分隊部旁邊的一座草房子打着了，烟火漫燃起來，通信員宋志敏心裡想：房子着了是很危險的，他急忙從工事裡爬出來，用水撲滅它。

王小隊長看着。數着在十分鐘內就有六十顆砲彈爆炸。到了四點鐘，砲聲就數不清了，通信員張寶香被埋在房子裡兩次，但仍然他出來傳達命令，理髮員張立良也自動要求去傳達命令。

兩架飛機在上空盤旋着，機槍不斷搖射，投擲了九個炸彈震動着工事裡每個人的心，第二次直撲到西方已見有一顆灼灼的星光才回去。

敵人向我們進攻了，二排是敵人的主攻方向，梁連長說：「調一排增到二排……幹！」

七分隊任務是固守北門，「轟」！砲彈打垮了三班白丙之的工事，止把他埋住了，他又慢慢爬了出來，氣憤憤的說：「他媽的，給你幹破！」

烟霧籠罩了村莊，在東屋的人就望不見西屋的人，情況越來越緊，四班傷亡了幾個同志，分隊命

命與三四班合併，爲分隊的機動班，由三班長梁春雲指揮，一排長郭義堂也參加領導。

郭排長梁班長惡狠狠的，光着膀子，腰裏塞滿了手榴彈，梁排長首先把黨的文件撕碎，把鋼筆和二千四百元交給指導員，陣前宣誓：「有我就有北門，沒我就沒北門，要是做不到不是娘養的！」

二股敵八沖上來，幾個敵人端着機槍爬上圍牆亂喊：戰士白丙之破聲回答：你們戴的什麼帽子，穿的什麼衣服？全班猛的從工事裡跳出來，一陣不能抵擋的手榴彈，「轟轟」打下去，只聽敵人亂叫：「手榴彈！不行！」郭排長在擊退敵人三次進攻中，共打手榴彈六十多個，胳膊已感到酸痛了。重機槍排長胡朝榮，爲不暴露機槍陣地，殺傷敵人，他單發瞄準射擊敵人，十發子彈打中了十五個敵人，從工事這看得清清楚楚的敵人兩頂黃帽子飛上天。

幾個敵人冲到重機槍陣地前，伸手抓住機槍口，機動的徐金榮一槍打死了抓槍口的敵人，馬金榮接着又一槍，把敵人機槍手打倒了，壓下敵人的火力，敵人被擊潰。英勇的青年戰士溫起才今年才十七歲，站在工事上。臨陣運動中的敵人，打的敵人亂跑亂逃。

情況忽然緊張了，王小隊長何教導員動員小隊部的通、衛、司養員，組織第二線突擊班，自己任正副班長，小隊長向他們說：「同志！爲人民到了出力的時候了，我們生死在一塊。」一個通訊員回答：「放心吧小隊長，不能落壞，死活在一塊。」王小隊長就站在房頂上（準備敵人從二班沖上來，他就帶領突擊班沖上去），大聲喊：「同志們你們都是我們的戰鬥英雄啊。」二班英雄回答：「小隊長放心吧，有我們在保管敵人上不上來。」同志們個個都從工事裡跳出來，俯在圍牆上。上好刺刀，二陣通天黑烟，動地的震撼，打的敵人托的托逃的逃，計殺傷敵人三百餘，阻擊戰勝利了。

### 五、高度的階級友愛

二天的激烈戰鬥，我們負傷了十幾個同志，担架還不能馬上趕到，三小隊偉大艱巨的任務又來臨

小隊傳達了情況，七分隊，王指導員動員：「担架趕不上，我們不能丟一個傷號，一定完成這

任務。」八分隊呂副分隊長說：「我們是革命部隊，要發揚階級友愛，不論那二分隊的傷殘都要運走。」首先小隊長教導員抬起了一個，接着小隊部司務長鄭朝順也組織了一付。七分隊胡士士領導火夫也織一付，八分隊共組織了八付。七分隊每四人一付，有的還背着槍，八里長的泥水中，對面看不着人。韓指導員背了五支。累的說不出話來，七分隊戰士劉如同是個十七歲的孩子，自己實在沒勁了，可是又不能把傷號放在水裡，用了最後的氣力堅持下來了，這一切一切的困難都被決心克服了，艱巨的搬運任務終於全部完成，黎明前我們勝利的轉移了。

## 蔣家頭等嫡系不過如此！

郭英會

### ——記張樓守衛戰——

蔣家機械裝備頭等嫡系部隊，第五軍九十大師、四十五師沿荷（澤）鉅（野）公路東進，企圖隔我鉅野城，打通荷澤濟寧東西交通線。

我二〇六部隊受領堅決阻敵東進的任務，三營奉命扼守壩固集西北之張樓村，戰士們忘記了連綿在泥雨中行軍的一切疲勞，星夜構築着工事。

次日（十月五日）清晨，村西南傳來了稀冷的砲聲，守軍聽得這是戰鬥的信號，守衛戰開始了。我指揮員用堅實的口吻發出了命令：「注意隱蔽，不准暴露目標，不到村邊水沿不打槍！」

「不到跟前不打！」「敵人不下水誰也不能打槍！」「沒有命令不叫打槍！」進入工事去的戰士們互相傳擲着這樣的命令。村莊還是如往日一樣平靜。

敵人先頭部隊一個排已經運動上來，排長喊着：「村裡沒有人，這邊水淺好上！」幾個送命的死鬼下水了。

「一枝步槍打五發，機槍不打！」九連長命令步兵開火。一陣排子槍，水沿上十幾個敵人倒下去



超不來了。留下的扭轉頭沒命的四散奔逃。

好像一個突然而來的手掌給敵人指揮官打了個清脆的耳光，激起他的怒氣，集中了他們所有的三十餘門大小砲，輕重機槍發揮了一切砲火的最大威力，這是敵人繼續準備再次攻擊的前奏；轟炸戰鬥機隊（五架）亦輪番出動助戰，向該村掃射，投下重磅炸彈。戰鬥緊張到了極度。

「整個村莊都在毀滅了，人馬生物還有生存的餘地嗎？」敵人的指揮官會這樣的幻想着，指揮他的步兵向村西北門前進！

誰知守軍勇士們被砲火燒灼了沸騰的血，仇恨的心，團結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新圍牆。

九連長王章蘭同志一面督促各排班注意監視敵人，一面鼓動着各班長：「記着一件事，不要忘記咱們是個共產黨員啊！」班長王福臣馬上響亮回答着：「連長，放心吧！只要人在，圍牆就在！」那邊又閃出一句話：「我們同圍牆同生死共患難！」這是八班長的回答。劉明珠同志被砲彈打掛了三次彩，就不去上藥，後來六處負傷仍堅守在原陣地上。

七班副班長鄒雙存同志指揮一班新兵，他發出這樣的命令：「隱蔽好，不准動！聽我的指揮！」他始終站在圍牆上，監視敵人，砲火打開了缺口，他轉到缺口上，連環砲打得再緊，他就是屹立不動，表現了鋼鐵般的人民戰士的意志。

工事被摧毀了，許多同志埋到土堆裡，又掙扎爬出來繼續搶修工事，一個工事塌下去，一會兒又修築起一個工事來，勇士們的堅毅沈着，始終沒有一個後退一步。

「不滴水不打」是掩埋在砲火中守軍勇士們流行着的口號，當指揮員喊一聲「準備好！」勇士們便湧上了圍牆土堆上，一陣排子槍手榴彈打去，結束了敵人再次三次的攻擊。

時間到了下午兩點多鐘，敵機還在盤旋掃射，排砲還在轟鳴，這已經不是敵人的進攻，而是在掩護退却了。我使用先敵擲過來的美國迫擊砲，六公分小砲，日式擲彈筒，開始向敵人送還砲彈，一個追隨着敵人後撤部隊落入人叢中。

戰鬥一直持續到晚上八點鐘才結束，敵人背着四百多傷兵和死屍，又沿着清晨來的道路竄回去了。守軍在陣地上找不到一個敵人的足跡，陣地上喧嘩着：「中央軍的大砲就是這兩下子呀！」「美軍訓練的隊伍怎麼連衝鋒也不會呢！」「蔣介石的「常勝軍」原來如此啊！」

## 敵語遺音

閻之奇

這次會遠征緬甸首爲美械裝備，爲蔣驕矜，呼之曰「常勝軍」的第五軍，被我擊退於臨固寨一線後，我追擊到經敵盤據之村莊，自羣衆口中積知敵輿論一束，介紹這裡：

### 「我沒見過這樣的土匪」

敵以兩個團之衆，千把個傷亡，砲彈兩三千枚，三日的時間，換取了一個四五十戶的官莊，士兵的確有些喪胆了，黃昏像一個連長的樣子給一小堆士兵講話：「今天我們剿匪獲得勝利，師長會對我們有重獎的！」

他走開沒有二十步遠，羣情大譁了，一個高個麻子人說：「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土匪，這賞領不領罷？」，「什麼土匪，打八路就是了，」「我們人去了一多半，下回再領賞也沒人了！」

### 「都給我打死完了」

官莊村西道兩敵遺棄了一個廣東籍黃浦十七期的少校連長，墓碑上寫的是「四五師一三四團第三連長，於官莊剿匪陣亡。」一個老鄉很高興的給我們說：「他這個連打光了！前次他們攻萬莊，一會拈下來幾十個傷兵，還有死的，他們一個排長朶腳罵：「我們連長打死了，就剩我們三排人多點，我從四川帶出三四十個人可不容易呀，媽的，今天都叫一連用重機槍在後邊給我打死完啦！」

## 『跑回來都是命大的』

偏樓是一三四團的團部，跑時狼狽得電線都未敢弄走，丟下三十包大米，我們正派人點收時，二個老先生告訴我們，他們可怕哩，他們頭一天攻官莊沒攻上去，回來當兵的都說今天又過了一關，明知明天還要打，臉都是滾熱的，官莊他們佔了聽說又進攻龍固集，他們當兵的都害怕起來，說：「官莊小村還打那麼硬，聽說龍固集有一個旅，要攻恐怕跑回來都是命大的！」

## 『人家一個頂俺三』

八里安是敵四五師的師部，吊而浪當的兵最多，一天有兩輛汽車給八里安送砲彈，他們叫老百姓給他卸車，弄完了大家都在街上坐在電窩上曬暖，好幾天大家也熟了，一個上年紀的老鄉問一個兵說：「我剛才搬那圓鐵桶子那末沈淨？」「那淨美國砲彈！」「唔？」「我們用的武器都是美國的。」誇耀的說。「八路軍可沒這好的傢俱！」那個當兵的慷慨地說：「哼！八路軍再有這末好武器，那可沒我們過的了！」老鄉莫明其妙的「怎麼？」「人家一個頂俺三！」

## 『龍固集打不開了』

我們追擊到小張莊，這是敵五軍軍部的駐地，我們截獲了兩輛汽車，炮彈百餘發，一個老農會員從頭至尾都在敵醫務處被抓幹活，他說：「那一天上午（按即強攻官莊那天）便運到這裡重傷兵三百多，齊聲亂叫，弄得大半個村子不安生，醫生們向輕傷說：「前方打的怎麼樣了？」都說：「飛機丟彈打槍人家都不怕，打砲人家也不動，都在裡面躺着，你還沒有接近村邊，都站起來了，手榴彈像下雨一樣，人都叫人家傷在村邊上。」醫生們回家都說：「龍固集恐打不開了！」

就滅彗集風浪

## 消滅蔣介石「嫡系的嫡系」

——張鳳集殲滅戰紀實之二——

吳毅、孫培生、張錫祺、  
史超集體創作。史超執筆

和政部吳忠團長，率領着他的部隊在張鳳集西北角的兩所院子裏堅守一天一夜了，敵人第十師三十二團三千多人並且集中了四十多門炮向這個方向狂轟，妄圖把我們趕出去，激烈的戰鬥一直堅持的繼續着。

六日，和現部三個中隊決定配合和政部把張鳳集的敵人全部消滅，這兩個部隊在打一八一師時候會共同取得勝利，現在這兩個部隊還要共同打敗敵人。

和現部一大隊一中隊打主攻。

白天一中隊分小組動員了，中隊首長提出口號：「要為東蔣莊戰鬥中犧牲了的同志復仇！」「與友鄰配合作戰，保持老×團打勝仗的傳統！」

三營從營長到戰士都做了戰鬥保證，要堅決消滅蔣介石的「嫡系的嫡系」！「現在前頭的是英雄！」十一連連長羅××同志剛從醫院回來，傷還未全好，就參加了戰鬥，他告訴指導員說：「有我就沒有敵人，有敵人就沒有我；我帶着突擊排，你有病，你在後面安心休養吧！」指導員××同志打繩子冷得發抖，他說：「現在不是休養的時候，我不能丟咱連的臉，病不算啥！」

個人與個人的比賽也展開了，有的提出活捉俘虜，有的提出要繳美國的機槍。

黨黨員紛紛拿出自己的積蓄交給組織，作為黨費的時候，剛解放過來的戰士朱國清跑過來拉着指導員說：「我剛過來，說了恐怕你們不相信，我也不會說漂亮話，你們在這次戰鬥中看吧！」夜來了，正是七點鐘，一中隊順着吳忠團長所堅守着的村頭堡壘前進。

十一連，是突擊連，特等殺敵英雄張配真同志帶領着李開照等三個人，在全連的最前面破鹿柴，敵人打出了照明彈，火力集中向他們射過來，但是他們沒有理會，鹿柴小的一個人就拉開了，大的三個人一扛就擡在一邊，很快的就清理出一條道路來，整個部隊衝了進去。剛進到一條小街時，一排被敵人火力阻住了，羅連長馬上把二排帶上去，自己就在最前邊，硬衝過去，把敵人衝散了。

吳忠團長的臉已變得像黑鐵一樣，他托着機槍依着土塊在射擊着敵人，現在已經沒有人能認出他了。

當三營李營長衝到這裡，認出是和政部的時候，安慰着大家說：「你們打得很好，你們累了，上級叫我們來換你們，你們下去休息吧！」

當吳忠團長和他們戰友看到自己部隊來增援的時候，精神就更大了，一齊說：「不！我們要打到底！」

夜間千萬條彈光閃閃着，李開照同志在房子上，靠他左右的同志都犧牲了，復仇的心燃燒着他，離他三十米遠的房子，三個敵人一挺機槍正向他射擊，他瞄準了，一顆子彈，正打在敵人的鋼盔上，跳起了三四尺高，敵人仰頭朝天的跌下去摔死了。剩下的敵人縮回了頭，再不見了。

張配真同志伏在門裡向街上運動中的敵人射擊，六槍打死了五個，敵人碉堡眼裡的火力集中到這裡掃來，張配真同志叫起來：「你們在這裡，我出去，繳他的機槍！」他端着槍衝出去，班長剛叫出他的名字，就在這時，被一中隊所公認為「解放戰士的模範」的張配真同志，被敵人子彈打穿了頭部，犧牲了。

一排副馬上落下淚來，衝向門口，「我爲張配真報仇去。」被一班長拉住了，一班長氣得眼都紅了，他說：「一排副，你指揮全排緊要，我去！」戰士隨着班長向外衝，羅連長從隔壁的牆洞鑽過來，馬上阻止住，很快的動員大家，「張配真是我們連最好的同志，我們一定要爲他報仇，現在大家靜下來，準！敵人打，把仗打贏，好把張配真同志的屍體搬回去！」

兩個戰士在敵人力下，搶回了張配真，羅連長拿起了張配真最喜歡用的捷克式步槍，首先衝到隔壁院子內說：「把附近敵人，消滅光！」

接連佔領了三個院子，被迫集中在這條街最後的一所大房子裡的敵人，拚命的隔著牆頭朝這邊扔手榴彈。

我們戰士高興了，知道敵人自動火器用不上了，咀罵着：「看你們手榴彈厲害，還是我們手榴彈厲害！」

羅連長一氣就扔了三十多個，一班長扔的太多了，小手指都被拉火線勒破，敵人招架不住了全鑽進屋子裏，空打着榴彈，自己嚇唬自己。

我們手榴彈也沒有了，派人去取。營長把迫擊炮調過來，朝天打，迅速落在敵人房子上，鑽進屋裡去爆炸了，接着手榴彈也取回了，兩個戰士提着滿滿的四筐。

炮彈手榴彈，一起丟過去，濃厚的黑煙冒有幾丈高，屋子垮了，敵人全部埋葬在裡面。

二營隨着三營進入張鳳集，馬上在三營的左翼展開了，開始從北向南，最後又從東往西壓縮敵人。三個連並排前進着，每一個房子，每一座院落都經過激烈的爭奪，當被我們佔領後，院子和房子裡到處都堆滿敵人的死屍。

二營整個進到東西大街上了。大街上暗堡裡的敵人重機槍瘋狂的掃射起來，營長叫過工兵排：「把暗堡炸垮！」

工兵們翻過一個牆又一個牆，向着暗堡的方向爬過去，砲彈不斷的把他們從牆頭上震下來。在暗堡的跟前，埋上了炸藥，一拉火，土和烟冒上了，暗堡變成了大坑，人和槍都轟成碎片了。

二營繼續前進。

七連三班長，率領全班在房簷下正向前面房上的敵人射擊着，一顆砲彈正落在他身邊的大樹下，把大樹帶根翻起，拋到外牆去。房子震塌了，他埋在下面，左臂也被碎片打穿了，他很快的爬出來，

副班長讓他下去，他說：「這算什麼！就是頭叫震的有點疼！」

砲彈一股勁的打過來，一次就是七八顆，地面像被豬滾過似的，全班的人被飛起的土埋上，爬出來，又埋進去，又爬出來，副班長也受了傷，朱國清同志說：「班長你倆下去吧！只要有我，你們放心！」班長，副班長把他的話打斷了，「現在還提什麼下去不下去，隨我把前面院子裡敵人打出去！」

中隊長都親自到營裡去指揮了。

曹中隊長左臂掛了彩，繼續在三營前面照常指揮。燕副政委伏在牆上，發現隔衝高房上敵人無機槍在那裡架著，他對他說話，敵人理也不理，燕副政委心裡想：「你不理我，我讓你活不成！」馬上調來一挺機槍，一開火，射手從房上倒栽下去，敵人的機槍再不哼聲了。

正在這時，一顆砲彈打在牆上，牆倒了，燕副政委摔下來，又一顆砲彈在他身邊爆炸了，打傷了他的臀部，他不顧一切站起來，發覺十五米處有敵人，他馬上扔過兩個手榴彈，敵人趕快又鑽進地堡裡去了。

排與營的電話線架起來，又被炸斷了，電話架設員XX同志，順着房子來回檢查線路，在村北街上他找到斷線的地方，正在接，砲彈落在他身前，彈片穿破了他的頭，摔倒了，但他緊緊的抱住線拐子，另一個架設員來了，發現他受了傷，準備把他背回去，他把線拐子遞到他手裡：「你不用管我，趕快把線接上，別誤了首長指揮！」話剛說完，他就安靜地死去了。

天漸漸明了，全張鳳集的敵人被壓縮着西北的一所祠堂裏去了，敵人憑藉到厚厚的磚牆，堅固的工事，手榴彈扔不進去的距離，繼續頑抗，企圖等待外援。

大隊首長下命令，把迫擊砲集中在祠堂附近三十米遠處發射，迫擊砲口簡直是衝着天，一連打了二百卅發，每顆砲彈都落進去，當爆炸聲起後，緊接着是我們戰士叫好聲：「好！好呀！再來一個！」「現在你再拿砲來打我們啊！你們也該嘗嘗砲彈的味道啦！」在爆炸聲與叫好聲中，步維着敵人



個受傷垂死的野獸一般的嘶叫。惡毒的敵人放毒氣了，二營七連火箭砲射中了毒，火箭砲丟在敵人的塹角下，五連二排副看見了，冒着砲火，背了回來，他說：「我們不能把武器白白丟了！」

中隊傳來命令：「下午四時最後消滅敵人！」

中午敵人的飛機送來六十大包子彈，五十八包全落在我們手裡，幹部戰士說：「敵人給咱們送子彈來了，傭咱加強火力，趕快消滅祠堂敵人！」飛機眼看著子彈都落在我們手裡，生氣了，轉了又轉，可是我們部隊都在祠堂附近，它沒法轟炸，也沒法掃射，只好敗興的飛回去。

下午二時，敵人援兵來了，祠堂四周放起了火，阻擋我們的視線，又阻住我們的包圍，剩下的一百多個殘敵從西北角逃竄了。

當敵人要逃走時，羅連長頭一個翻上了牆，奪過來三門山砲。

祠堂內塞滿了敵人死屍，在一個小院内就是七八十。彩號悲憫的哀求我們給他醫治，打傷的馬到處亂跑。

燕副政委來了，一個十一師受傷的士兵，拉住他：「反動呀，反動呀！我不願意打了，排長就給了我三槍，你們看！」他指着傷口，繼續說：「你們救救我吧！我好了就參加你們這邊，打反動！」燕副政委答應馬上担架來了就抬他。

迫擊部隊派出去了，七連打下一座電台。敵人增援部隊接上二百多個逃竄的敵人後，也回頭跑了。戰鬥結束了。

成千敵人的死屍遺棄在張鳳寨。

祠堂附近一個大坑，坑內滿是敵人屍首，那是當敵逃前將他們重彩號丟了進去，活埋了的。

在村邊一個敵人受傷了的士兵，像將要被宰的豬，手脚捆著，繩子裡穿着一根槓子，那是敵人狼狽逃竄時。走的輕彩號，被我們追擊下來的，當我們路過這裏的幹部與戰士看到了這樣一個莫明其妙的東西時，不由引起了大笑，笑敵人創造了美式的担架。

敵八十一師三十二團除掉漏網的一百多個殘敵外，全部殲滅了，所有的輕重火器，——出砲、

野砲、迫擊砲，都遺棄在這裏。

命令下了，部隊除留一部嚴守張鳳集外，其餘全部撤回原地。在行進中，前面是穿着美國制服的二百多個俘虜，後面是扛着美國重機槍、輕機槍，和美國步槍的我們的部隊。

十一連最先進去，又最後出來，他們所得的三門山砲已經找不到牲口拉走。羅連長就下了命令，一個排負責一門砲，用人拉着走。砲拉在一塊開闢地上前進，戰士們打了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砲身感到特別沉重，但是精神還是煥發的。

敵機又來了，在盲目的尋找報復目標。

## 記一個苦戰十三小時的戰鬥場面

健康

——消滅蔣家嫡系三十二團——

十月六日拂曉，隊伍攻入張鳳集村裡，突破口為敵封鎖，後續部隊一時不能繼續投進來，楔入部隊已陷重圍，情況是萬分惡劣了，二大隊二中隊吳團長為消滅敵人，保衛果實，為人民服務的熱情所燃燒，傳令部隊「堅守陣地到黃昏，裡應外合，消滅蔣軍嫡系精銳十一師十一旅的三十二團」。

楔入部隊總人數不足三百，佔領房屋僅僅五所，在十倍的敵人重圍，優勢的美械火力下，全體指戰員心裡所想的只有國家民族、階級、黨、人民和鬥爭的需要，個人的生死是老早就置於度外的。

幾度砲火襲擊之後，十時左右，敵人的攻擊開始了，八連同志們聽到蔣軍軍官在叫罵，「共匪都給砲火打死光了，去，衝鋒上去，槍就拾回來了，有的話也不過是個把傷兵」敵人縮手縮腳的接近我軍陣地來了，一排子手榴彈敵人便滾回去，王連長發出命令「同志們，準備敵人的下次衝鋒！」第二次第三次衝鋒都拖着大半傷亡地回去。

蔣軍是靠火力吃飯的，十二點以後，蔣軍把全部火器用上來了，鋼砲、山砲、火箭砲、重迫擊砲、衝鋒小砲、輕重機槍、炸彈……房子大部打塌了。班長郭長密同志的輕機槍，連人給砲彈埋了

三次，他沉着的說：「砲彈沒啥，只要落不到身上就不要緊。」擦擦土，上上油還是一樣的打，敵人發急了，一個軍官叫罵督戰了，「衝！那個不衝槍斃，不准退，那個向後退槍斃！」陣地鄰家邊一家老百姓，受不了砲火的恐懼，一個老婆婆拉着三個小孩，後邊跟着一個中年婦女抱着一個娃娃跑到街上，嘴裡喊：「不要打，俺是老百姓，」我們的槍停止開火了，可是蔣軍的重機槍却向他（她）們發起威風，六個人立刻都倒下來，後面暫蔽在牆角的老漢，爲他一家人的遭遇所激動，爲缺乏人性的蔣軍所激動，奮然跳到街上來，「×你奶奶，你們中央軍，你們是遭殃軍……」罵聲還沒完，老漢也同他全家老少一同作了蔣軍暴行的犧牲品了。

「給老百姓報仇，消滅沒有人性反動軍隊！」我們的同志在咬牙。

敵人從東北、西南、正南三路衝來，五班長王紀才同志聽見連長的反衝鋒命令，把機槍交給另一個同志，便跳出去，「我在頭裡，老董第二名」老董是周廟戰鬥消滅暫三師解放來的，手榴彈打得頂速，聽見班長喊，邊罵邊躍出來！「中央軍這是啥子隊伍？老百姓也不要嘛！」打！王芸芳同志守着東屋門，身旁落了二十多發砲彈，從沒動一動，看見要打反衝鋒，端起刺刀趕上去，三班長李培成同志榴霰彈打傷他周身二十多處，臉上薰的活像包文正，也掛着一藍子手榴彈參加，張天懷、董兆清、秦洪山、朱奇學、戀光輝……十幾個同志一個殺聲，結果了敵人二十多，蔣軍一個連連下去了。

反衝鋒回來，王紀才同志，看見敵人稀鬆，同志們醞釀着：「敵人摧毀了我們的陣地，奪下他守的那座房子不成問題，要求連長要去奪敵人的陣地」。

十八歲的新戰士呂登科同志，由於幼年在家沒啥吃，看個子還不過十六歲，守一個槍眼，一氣打了三十多個手榴彈，邊打邊罵蔣介石，他聽見敵人無恥的喊叫：「鐵槍！鐵槍！」他拋一個手榴彈就喊：「給你一個！」李培成同志也反擊敵人的喊話：「八路軍不是交槍手，交槍的是你們（蔣軍）」

司號員劉俊嶺同志十六歲，是蔣軍五十五師二百二十二團六連的號兵，消滅暫三師戰役中，王崗戰鬥時自動跑過我軍來。

他三槍打死衝進院內的三個敵人，檢回一枝美造湯姆式的衝鋒自動槍，曾用七個手榴彈打死五個敵人，在他身邊的吳團長一面端着輕機槍給他說：「我們都是同一階級受苦的人，在一塊打敵人，我很高興，你打得好。」劉俊嶺同志等着告訴隨海戰役解放來的蔣軍一八一師戰士王安生同志說：「在考城駐防我親自參加活埋二十四個八路軍俘虜和老百姓。」王安生同志說：「你看團長和我們一起打了一整天，要是旁的隊伍早繳槍啦！幹這個軍隊越幹越快，吃老百姓的飯，給老百姓打仗，死了甘心。」「沉着射擊，一彈一敵，」連長命令着，王安生越打越起勁一槍一槍的報告彈着點給班長「擊中腰部」「頭部」「這槍低了打中敵人的腿……」。七槍中七個。

一次又一次的打退敵人的衝鋒，每次都給敵人以極大的殺傷，太陽要落下去了，接應部隊來了，撲入張鳳集砦裡的英雄部隊勝利的堅持了十三小時，機槍班長李延芬同志驕傲的提出口號：黑六是咱八路軍的天下來了，消滅蔣介石嫡系三十二團，每人梢幾枝美式武器回去。

十三小時的苦戰，轉換了戰局，蔣軍嫡系三十二團終被消滅了。

## 水裡漂着的兩頂鋼盔

方萌

在張鳳集團子裡的一片水裡漂着兩個鋼盔，也動也不動，明亮的反着光，兩面敵人用機槍不斷掃射他，注意的監視着鋼盔。

那是一連的鄭友民和李得金同志，從被困的院子裏，隨一排去衝鋒不幸掉到水裡，他倆使着兩挺機槍，一挺捷克式一挺鋼盔。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出，但是他倆是一樣的心，絕對不繳槍。半身的水浸透了他倆的衣襟，刺骨的涼，但是他倆爬到水裏，毫不猶豫，水在他的鼻子尖下，水面只露着兩個鋼盔。

「那一個死了沒有？」「死了那不是漂着不動了嗎。」敵人的話他倆聽得非常清，但他倆心裏却在

笑。老李露出了嘴輕輕地說：「老鄭不要動，咱就在這兒吧！到黑天咱部隊來了，就出去了。」

老鄭不哼一哼只點頭，心裏早有這樣的打算，到黑天才能出去。他倆不住的偷看太陽等着天黑。天黑了，北圍牆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和手榴彈聲，衝鋒號也響了，「聽見了沒有？三營進來了。我們可以活了。」他倆露出了頭看着北邊。

三營打進來了，奪下了圍牆和地堡，在各處叫喊着「我們是第三營。」

「我們是一營一連鄭友民，李得金，別打槍！」他倆扛着那兩挺機槍就溜過去了。見到了自己人，見到了九班，相笑也笑不出來，想哭也哭不出來，他們倆的心裏是多麼高興呀！像開了一朵花。

## 吳忠團長和他的部隊

——張鳳集殲滅戰記實之二——

不管敵人如何兇惡瘋狂，終於擋不住英雄們的猛烈強攻，吳忠團長帶着一支鐵流——三營營部、八連和特務連的英雄們，勇猛的衝進了敵人的陣地！張鳳集，就這樣在敵人的窩裏打進了一個楔子。

剛進去沒有半小時，天就大亮了，他們佔領的只有兩間房子，一個院子，已被敵人團團的包圍了，火力完全封鎖着。情況雖然對我們這樣不利，可是英雄們的心是堅定的，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堅守

。九點鐘的光景敵人便開始在砲火掩護下向我們衝鋒，當敵人接近的時候，英雄們從簡軍工事裡跳出來，一陣刺刀手榴彈立刻把敵人趕回去。

情況很緊急，吳忠團長向英雄們提出有力的鼓勵：「同志們！是叫敵人過來穿死我們好呢？還是把敵人打死，我們活着好呢？」戰士們一起回答：「要打死敵人，我們要活下去！」吳忠團長又笑着說：「大家思想上要準備守幾個鐘頭，堅守到昏黃，弟兄部隊會來和我們一起消滅敵人的！我們有這個決心。」大家齊聲回答：「有」，充滿了堅決和勝利情緒，吳忠團長欣然的說：「好！就叫敵

人看看我們人民軍隊的厲害！」

砲火愈打愈緊，敵人在它優勢砲火掩護下，像一窩蜂似的衝進了院子，機警而沉着英雄們並不發慌，用手榴彈和步槍猛烈的向着敵人開槍，打死了三個敵人，其餘的敵人夾着尾巴，狗一樣逃竄了。

飛機來了，敵人又接二連三的向我們強攻，吳團長便說：「飛機來了一點沒有用，注意打擊進攻的敵人！打槍不要慌，射擊才準確，多打死些敵人，沉着氣，不要緊！」就這樣無數次的衝鋒都被堅守的英雄們擊潰了，由於吳團長指揮有方，更加提高了大家的戰鬥情緒。

砲火更急了，房頂上打了幾個洞，四週圍牆都打的透明了，戰士們開始在室內做起工事，吳團長也參加了土工作業，同志們怕他累，幾次要替他，他給戰士們說：「別分戰士幹部牆！都要一樣幹！

當敵人砲火激烈的時候，他總是和戰士同志們守在一塊，拿了步槍、手榴彈，和自己的匣槍，如同戰士一樣的和敵人拚幹，他生怕機槍班的同志們打的不準，時常提着機槍站在門口向敵人猛烈反射擊，廿歲的青年班長劉光海同志，光怕首長有了危險，提議說：「團長你到蔭蔽部裏去吧！」吳團長說：「大家不到洞裡，我去幹什麼！」他仍一塊和大家挽扶着，後來在大家都齊聲要求下，他才到洞裡坐了五分鐘，但不放心，又出來了運到八連各處揮指和鼓動：「同志們！工事就是咱們的生命。有了堅固的工事，咱們就有了保證，別管戰士幹部一齊幹，有了好工事等於有了堅守的力量，否則即不能堅持到黃昏。」

情況發展的更加緊張了，房子南面的牆上敵人開始挖槍眼，東、西兩面都有敵人的重機槍激烈的射擊，北邊突破口處時刻用火力在射擊着我們守在房子裡的勇士們，這時算是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但是英勇果敢的吳團長，却表現的更加堅毅。火箭砲輕重機槍的火力又在怒吼了，吳團長守在門口的二邊，清楚的觀察着敵情，開始向大家報告說：「同志！敵人現在企圖發動第七次向我們衝鋒，要想

捉我們活的，大家準備好，要沉着，要英勇的準確射擊，敵人上來時咱們殲滅他！給他一個致命的殺傷！」真的上來幾個敵人，吳團長親自抱着機槍，猛烈的打了起來，我們的手榴彈，打出去如雷一樣的響，敵人倒下去了，二班的同志所親眼看見的，這一次敵人被打死兩個，傷了三個。「只要頑強的固守，大量的殺傷敵人，他們是會向我們低頭的！」吳團長高興而有力的對大家說。

「吳團長真是我們的優秀的指揮員，是我們敬愛的首長，當每一次敵人向我們衝鋒時，他都是和我們戰士在一起，打機槍，打步槍，向敵人投彈，我真佩服他，指揮，團長的英勇頑強性，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與戰士共生死的決心，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是警衛二班長劉光海同志瞪了大眼高興的這樣述說着。

天到了過午，三時的光景，這時吳團長便帶著班長高有華，和司藥同志三個人守在一個地方，目的是爲了便利指揮三營八連和警衛排的同志們，當時發現一個戴着鋼盔的敵人從北牆上槍眼裏往裡塞手榴彈，吳團長機動的跑過去，擊了敵人的手榴彈反打了出去，幾個人，便被打死了。後來又拿了機槍從槍眼裡射擊，不料一顆子彈，射中了吳團長的頸部，光榮負了傷。他上了藥，仍然繼續指揮着自己的部隊，班長高有華同志建議說：「團長！你負傷了休息一會吧！」「不休息！堅決的幹！」這是吳團長的回答。他還給幹部安慰說：「我負傷不要緊，傷很輕，別關心我，只有堅決的守才是咱們的勝利，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接替我們的部隊打上來了，大家的心情，很愉快而興奮的，每一個同志還想再和弟兄部隊并肩作戰，忘掉了血戰一夜一天的勞累。上級爲了顧及我們堅守部隊的疲勞，命令撤退下來。在沒有回來時，吳團長在陣地上還給接替部隊的負責同志，說明了具體情況，怎樣防守，注意那裏，告訴了他們敵人向我們最鋒進攻的特點，報告青楚後，最後他跟在部隊衝的後面才離開固守的陣地。

戰滅奸南郵



## 一一九和一〇五

金人

將軍劉汝明部六十八師一一九旅全部，五十五師八十六團及炮十團第一營。六十八師炮兵營由張長劉廣信率領於十月二十七日從荷澤出發向我解放區鄆城進犯，二十九日在蘇屯、高魁莊、東西富春、任莊、范莊地區，陷入我軍重重包圍，三十一日黃昏，進犯軍全軍覆沒。

### ▲戰鬥二十分鐘▼

八十六團進犯東西富春、高魁莊，像一隻野獸的左爪子。

二十九日，敵人的溜彈炮，山炮向西放射，炮彈在居民區爆炸，不管無辜居民的死活。

暮色籠罩大地，東西富春升起熊熊大火，高魁莊在黑暗中。

九點鐘，部隊向陰森森的高魁莊秘密前進，「砰」村裡打響第一槍，「咯！咯！……」勇士們的手榴彈已經在村的前沿爆炸，勇士們突破缺口，沖進村莊，向前發展。

槍、手榴彈響成一團，敵人亂了，黑暗中勇士們向抵抗的方向跑去，向衝心跑去，敵人不知該抵抗那裡，向那裡逃。

二十分鐘，敵人一個營變成俘虜，槍轉到勇士們的肩上。第二夜的攻擊是乾脆的。

### ▲打驚弓之鳥▼

西富春的戰鬥是我逐屋而攻，敵逐屋而退，八十六團三營殘敵向東富春竄去。

受傷了的敵人，警覺了，第二夜，東富春變成一座火城鹿柴，木城地下堡都構築起來了。

九點半鐘，我們又向東富春這座大城進發，敵人的機槍很早就打響了，像驚弓之鳥。

人民的軍隊也會打驚弓之鳥，槍既然響了，就機動的向槍響的方向撲去，排除障礙，突破前沿，佔領房屋，只費去五分鐘的時間，南北西南正南勇士們都沖進去了。

像幾支鋒利的寶劍，插入敵人縱深，一部份一部份的消滅了，十七歲的冀文生高喊着：「繳槍吧

「不殺你們！」……敵人一批一批的放下武器，最大的一股被壓進到村中間三個院子，那是將軍八十六團團部，敵人在頑抗，我們炮火在集中使用。

新爲瑞飛行爆炸組冒着槍林彈雨去完成爆炸的任務，轟！一聲連轟出搖不穩槍的被毀滅了！企圖突圍的一股被打回去解決了，團長張福珊就躺倒在火網下。

八十六團全部殲滅，第二天的攻擊又是乾脆徹底的。

▲一〇五M榴彈炮，和步兵。▼

國防部的砲十團，是遠征過緬甸的砲兵團之一，完全機械化，這次隨劉廣信來的是第一營，攜帶八門105MM榴彈炮。

它隨着絕望的步兵，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向南突圍，步兵是各自逃命，拖着榴彈炮的載重大卡車從人叢中，飛快的開過去，揚起沖天的灰塵。

汽車跑的快勇士們跑的更快，在堤北河邊上勇士們奔向汽車的前衛，手榴彈在汽車的身上前後左右開了槍，一輛、兩輛……八輛都不動了，有的陷入泥水裡，帝國主義殺人的重砲，變成人民的武器。

堤北河野上，人山人海，個個都在撫着自己的兩條腿，勇士們喊：「放羊了」，「沖」！「鐵槍不殺，把槍繳給我」！……王國清一個人帶了兩個俘虜，兩匹戰馬，兩挺美式機槍，兩支步槍，五十顆子彈回來，趙連理班九個人帶了機槍三挺，小砲一門，駁克槍三枝，步槍二十四枝回來。

一〇五M榴彈炮、山砲、汽車、機槍、步槍……河邊堆的滿滿的，俘虜一串一串的，上弦月在額上照耀着，勇士們在歡呼勝利。

▲活捉劉廣信▼

激戰中，混亂中，零散的小股敵人，竄過第一道阻擊線，我們接收一部，竄過第二道……它竄過第三道又一道，勇士們的阻擊線還是一道又一道，最後零星的也被俘虜了。

企圖逃竄的劉廣信就在這零星的裡面，但他已經不是穿着原來的衣裳而是一身不合體的士兵服。劉廣信受到人民軍隊的優待，他說：「八路軍是可交的朋友」。

## 鄧南戰役第一砲

——記高奎莊二十分鐘的殲滅戰——

龍鳳之戰以後，蔣軍五十五師的長官對士兵說：「張鳳集龍崗集兩戰，劉伯讓部損失兩萬餘人，現全軍已失掉戰鬥能力。」所以十月二十九日進犯鄧南的一一九旅和八六團，便不知死活的往我們網兜里鑽。

二十九日的天夕，八六團進入我高奎莊和東富春。

黃昏，上級給了我們一個喜訊：讓我們夥同弟兄部隊堅決把面前的四團蔣軍吃掉！吃第一口的勇氣，便是高奎莊八六團第一營。

命令很快的傳達到了七二部隊三中隊的每個連部，緊張的戰鬥動員開始了，從營到班的每個幹部，都對自己的下級表示了決心，指定了犧牲以後的代理人，一連二排長韓步山對全排說：「同志們！今天我領着頭衝，我衝到那裏大家能跑到那裏，就算你們完成任務了，我犧牲後，第一代理人是四班長，第二代理人是六班長。」四連二排長李香全同志，正在發癮子，一聽說要消滅敵人，非去不可，他滿不在乎的說：「一打仗癮子就可以除根了。」同樣一大隊七連谷月山同志，發癮子二十多天，身體已經很弱，要把他留在後邊，他却堅決要求到前方去。

九點二十分，當時陰雲密布，夜色特濃。

在緊張的靜肅裡，部隊開始由高奎莊四週輕捷的向前運動着，當進到離村百餘米時，敵人發覺了，向我們連發了兩槍，沒等那槍音落下去，我們所有的輕重火器，就一齊開火，像突如其來的風暴，震憾了正個的高奎莊，於是担任突擊的勇士們，就猛虎般的直撲上去，本來夜間戰鬥不宜於叫喊。可是他們再也壓制不住心底的興奮，一齊高喊着「衝呵……衝呵……」向敵人的鹿柴撲去。

鹿柴到了，木簾笆到了，地堡就在眼前，手榴彈接連着「通通通的丟在敵人的工事前沿，三連九

破到木籬邊，全班一齊撲到木籬上硬把木籬壓倒，開闢了第一個突破口。

突擊隊拿手榴彈開路，摧殘敵人前沿，炮兵急促的向敵人的縱深射擊，一顆炮彈落在了一個院子裏，七個敵人一個也沒有跑脫，又兩砲打着了蔣軍營部，大火衝天，照紅了高奎莊的整個上空。

只三分鐘，部隊全部進入村內隨即展開了激烈的逐院逐屋戰！

五連三排正向前發展，忽然對面衝過來十幾個蔣軍，頭裡兩個端着刺刀直奔二排長圍保印衝來，保印同志迎上去，兩手抓住兩桿槍一脚踢倒一個，那個想跑，隨着一拳也打倒了，兩個敵人就把槍二那，竄了回去。五連八班剛衝到村裡，班長就犧牲了，接着副班長也掛了彩，這時戰士安文全馬上照顧全班，對大家說：「別亂跑！聽我指揮，」接着又繼續衝上去，六連戰士韓辟大腮打透了，上級讓他下去，而他却拒絕道：「不！我會盟過誓，負傷不下火線呀！」五連連長姜雲成帶着人衝到了敵人長官的住室，地下扔着一大堆花被子，皮鞋皮包，他即刻命令大家：不准拿東西，趕快追擊消滅敵人。有一夥敵人被五連壓縮到一個院子裡了，可是敵人以密集的火封鎖住大門口，一排長蔣長山同志迅速搭軟梯領頭爬上了牆，一下跳下去，立時腿掙的不能走了，但他仍然指揮部隊，直到消滅了敵人，才讓人駕下去。

戰鬥進行了三十分鐘，敵人絕大部份解決了，只剩下殘餘的敵人守着一挺重機槍，固守着一個院子，二連最先從東面逼近院子門外，這時，手榴彈已用完，一連長楊春榮便抓起牆上的磚，向敵人扔過去。接着二營也從西邊迂迴過來，一齊衝進院子。二營長劉傑快馬當先，領着通訊員猛的闖進房裡，抱住了打得傷人的重機槍，屋裡的敵人，便在我們雪亮的刺刀下，順從的作了俘虜。

十點二十分鐘，敵人全部消滅了，從打響到結束，還不到一個鐘頭，一小時以前，高奎莊的蔣軍還打算着明早如何進攻，可是二十九日夜十時半以後，蔣軍八六團第一營便成爲歷史名詞了，並給了其他蔣軍進犯軍，也帶來了的厄運。

(張 瑛)

## 第一夜的攻擊

李 華

在鞏固集保衛戰中經過考驗的英雄，這次又要大顯身手了。

高莊響了一陣激烈的槍聲、號聲、亂喊話聲，漸漸靜下來，村週圍的火也熄滅了，落在英雄肩上的任務，是進攻西富春，這是十月二十九日夜。

在出發前，九連指導員王家春同志，就向營長指導員提出：「今晚的突擊任務一定要給俺連！」在二排的動員會上，戰鬥英雄王福臣，張月明，急的都說不出話來。

冷清的夜裡，王福臣（五班長）張月明（六班長）率領着他們的勇士，順着小路前進。

他們左手拿着帶刺刀的三八式，右手拿着鐵鍬，靜悄悄的從小松林的右側走過，再越過小樹和橫壟，成散兵行臥倒，在敵人陣地附近揮動小鐵鍬飛快的做工事。

向敵方注視，正面是一叢黑麻麻的鹿柴，鹿柴裏面，渾渾的是一個不大的院牆。

東北角燃起了大火，敵人在火光裏穿來穿去，搬釋棍往火上拋，那火把東北面照成一片紅光，低着腰拿着槍的黑影，一個個的向火光撲去，那是三連的勇士。

鹿柴裏面的房子裏敵人有喊叫了；接着敵人的機關槍響起來了。我們的迫擊砲猛轟敵人的前沿，副排長下了前進的命令。

王福臣、張月明帶領着自己的英雄們，朝着子彈跑去，副班長尹登福同志犧牲了，王福臣和戴云用力的拉住鹿柴，張月明、傅寶堂把手榴彈用進那院牆裏。

王福臣和戴云拉不動那大粗的樹幹，副排長命令六班再去拉，轟的一聲我們砲彈落到敵人的牆邊；六班同志一上手，那大樹幹拉開了，地面的地堡裏也不掃射了，王福臣、張月明猛着沖了進去，湧到院牆邊，一排排的手榴彈飛進院子裡，敵人也扔出手榴彈和磚塊來，還用刺刀從牆裏伸出來瞎杆，王福臣的屁股上掛花了，戴云的右肩上也擦了一下。

三連的猛衝時的配合了這個發展，房子上的敵人被驅逐了，前沿突破了。

王福臣急得喊五班往前衝，指導員安慰他說，你別管了，五班由我帶，他更急了，「怎麼叫我這時掛花啊，戰鬥結束了，叫我犧牲了也行。」他的話中帶有說不出的味道，這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寧願在完成任務後自己死，不願在未解決戰鬥前掛花。

和王福臣齊名的英雄張月明班長，帶着五、六班往東南不遠的房子衝去，戴云同志這位前次從四二師解放過來的四川兄弟，緊跟在他的身邊，南北友隣部隊交雜着「衝呀！衝呀！」的聲音，王福臣又跛一跛的跑上來了，輕重機槍像水一樣的打過來，空氣都變成了藥味，在中間這段空場裡，張月明掛花了。

連長指揮他們的戰士，繼續往前衝，剛到一個小牆頭跟前，王連長章蘭同志，光榮犧牲了，他留給戰士永遠的記憶，他是一位共產黨員，戰鬥中的英雄。

八連已爬到敵人北邊的房子，與敵人對打手榴彈，作爲第二梯隊的七連上來了，丁副連長領着第一班，從空院子裏過去，爬到敵人的北房上，王連長領着三班機槍班，顧着小牆頭往南運動，左邊院子裡就是敵人，牆角裏有一個人的聲音，他跑去喊了一聲，從牆上杵過一刺刀，他猛力一抓，把刺刀拔掉了，敵人拉着槍嘩啦啦往裡跑了。

他貼着敵人的西房根往南跑，走到地堡上，敵人的重機槍也無法射擊了，他把手榴彈，一個個送進地堡去，聽得咕察察的，地堡裡都跑了，他停了一停，吵！吵！敵人又來了，他再投進去手榴彈，地堡裏聽不見活人的聲音。

房子裏敵人在瑟瑟的挖槍眼，他命令人頂上房，他跟着戰士的腳上去，要過一枝帶刺刀的套筒，又要了所有的手榴彈，他喊着「機關槍快上來」他獨自爬到瓦房脊上，一堆堆敵人從西屋裡往外跑，他把手榴彈通通的往下扔。

一班的包富珍把北房頂上挖開一個窟窿，往裡投進手榴彈，敵人在屋裡朝上打槍，子彈穿過房頂飛上天去。

機槍上來了，彭金業端着機槍向出門往南跑的敵人掃射，排副李振江也上來了。

「繳槍吧！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同志們大家都嚷。

「別打擾！繳槍，繳槍，俺繳槍。」敵人答話了。

西房和北房的人都嘩嘩嘩嘩，跳到院裡的柵欄上，「連長」排副，「重機槍」快拍，步槍……  
像看着俘虜，這裡有子彈……還有哩，快來，快……喧嘩成一片。

## 東富春戰鬥中的四連

菲莉

高魁莊的攻擊戰，殲滅敵人一個營，四連只得了十四枝步槍，捉住十多個俘虜，大家都覺得不過癮，三排長氣得亂跺腳，生氣三排沒有繳獲。

恢復東富春的命令來了，連長李秀芝動員說：「咱三排的機槍，都是五連撥來的，這次咱一定要以獲機槍還給五連。」於是各班各排都噙噙着要繳槍。黃昏時分，四連接到命令，擔任預備隊，雖然大家不滿。但這是命令，有什麼好法呢？

新月在西天發出微光時，戰鬥開始了，冒着重重的火網，五連突破鹿柴，打垮敵人第一道前沿工事，就在第二道工事前，已經有些傷亡的五連，必須整理，營長便簡單的命令四連：「衝！」

像飲虎撲食一樣，李連長帶着一排和八班，閃過五連，一陣手榴彈過去，村沿二個機槍馬上啞叭起來，一排副趙金才，一手提機槍，一手擎着鹿柴就跳上地堡，二梭子機槍就把敵人趕回村裡。神速的二班，緊追着敵人尾巴趕到西北角，捉住十多個俘虜。這時，西邊北邊敵人的機槍還在狂叫，西院二挺歪把特別叫得好聽，二班長韓貴和像猴一樣，一閃就到牆外邊去了，三班副龍林希在喊：「咱還沒有歪把呢！衝呀！得歪把去。」全班一字形排開，同時翻過牆頭，把敵人壓到北屋裡，機警勇敢的小鬼王林琴，過去就把一個炸彈塞進窗口，十幾個敵人馬上倒背着槍站出來。這時，南面部隊已向村內作扇形推進，敵人已被壓到西北角。

在西北角，要最後摧毀敵人的防禦體系，指導員爲了弄清道路，便親自帶着支書和三排長去偵察

在那裏，他付出了自己的最後一滴血。九班長熊林登，看着失去了親愛的指導員，氣得要衝，但排長制止了他，當我兩砲彈在地堡上開花時，支書李德芳親自指揮他們衝上去，最後擊倒了敵人。整個部隊都圍了這個院子。這時，四連已扛着砲、機槍，夾雜着九十多個俘虜，從人羣中穿出來了。

## 二〇五 M M 榴彈重砲的奪獲

菲利

夕陽在西邊放射着燦爛的金光，二營在××村南集合正作消滅盤踞劉莊最後一夥的敵人的戰鬥動員，忽然監視哨傳來一個意外驚喜的消息——「敵人向南逃跑了！」——「敵人向南逃跑了！」

劉營長轉過頭去看，東南方向人馬亂奔，塵土飛騰，汽車發出隆隆的馬達聲，隨着人馬滾滾向南流。劉營長乾脆的下達命令之後，帶着部隊飛跑得像一股急流奔向東南去了。

前面四連和敵人接上了火，汽車這邊打邊走，六連長李金星同志想：不如截住汽車去路來得乾脆些，機動的領着他的隊伍插入正南方向去。

要得大炮汽車的勝利信心鼓舞着他們跑得飛快，馬上同第一輛汽車接了火。李連長回頭一看，只見二排付任玉香和五班長王樹海同志，跟着他衝上來。三個英雄的手榴彈投擲出去，在汽車裡開了花，倚托在汽車欄板上的機槍還在咯！咯！咯！作響，李連長朝着放機槍的敵兵打過去兩盒子槍去，只見連人帶槍滾倒在車裡了。第一輛汽車陷入河水裡爬不起來，阻塞着後來的去路，接着第二輛、三輛……六輛都陷到水裏。汽車馬達加速吼叫，隆隆震耳，車輪撥動得河水四處飛濺，前進的很慢。這時李連長已從一個敵兵的手中奪過一挺機槍。接着跳上了第一輛汽車。

任玉香，王樹海的手榴彈繼續在後面的車上爆炸，敵人仍在垂死掙扎。空車上的機槍加速的向西面狂射，「好小子！不給你個利害看不成，」三個英雄涉水拐到敵人後方去。任玉香排付在水裡就先捉



住一個敵兵，「你還跑嗎？機槍給我！」這時李連長已跳上了第二輛汽車，車上敵人還在暈迷的發射機槍。那料想到後面一隻手抓住了他的槍筒子，嚇得敵人連喊：「饒命！饒命！」李連長顧不得捉他，奪過機槍，又躍到另一個車上。王樹海班長也爬上一輛，打死二個頑抗敵人，扛下一挺機槍。任玉香排排上了第五輛，奪下一架沖鋒機……

三個英雄正忙着繳機槍，六連同志趕上來，一梭子機槍掃壞了第七輛的輪子，汽車夫仍端着沖鋒機向他們掃射，支書張新會一槍過去把他從車上打翻滾下來，攔起衝鋒槍又阻擊第八輛，整個六連同志都湧上了汽車。

汽車騎在水裡、岸上。尾巴上掛着的五門一〇五榴彈重炮，也伴隨着蔣軍步兵，炮兵，汽車的命運騎在河水裡，和河岸上，聽候人民的英雄們來接收它。

## 藥包·手榴彈

張玉興 高保雨 樂 農

人民的軍隊不管什麼人員在緊急情況下也會變成英勇的戰鬥員。就說我們團的衛生隊吧，雖然在平時戰鬥時他們拿着繡子，紗布，繃帶，去醫治傷病員；但是在官莊戰鬥緊急時，跟三分隊的衛生員馬上編入了戰鬥序列，他們的武器是手榴彈。

這次郟城戰役三十一日的下午，敵人不要命的向南竄，戰鬥部隊旋風似的撲上去，但漏網的敵人却遍野的向團直駐村一直竄來。衛生隊的同志沒有槍只有藥包手榴彈，這許多小同志在張玉興同志領導下一字兒排開舉着炸彈吶喊着衝上去：「繳槍吧」「優待俘虜」「我們不殺你們」。

看護長何忠貴同志見敵人衝來，他接過通訊員的槍打任兩個敵人，繳了三掛子彈，看護副班長袁保貴同志正發着瘡子，聽說追敵人，一溜碌爬起來衝上去繳了幾袋子彈，從三師來的周金順也繳了一匹騾子，高保雨繳了一枝步槍還有西藥一部，李彥西同志他不但繳了手槍和子彈，還替通訊員到三連

傳達了命令，他沒有搞私人東西，心眼裡一味要捉敵人。

當他們衝上去的時候，敵人舉起樹林似的密密的雙手，有的隨下舉着槍，有舉出香煙，包袱等東西給他們，他們不但不受還向俘虜宣傳解釋，他們說：「我們不要你們的東西，要的是武器。」

這次他們共計拿到輕機槍一挺，步槍二枝，子彈八百五十粒，騾子一匹，西藥一部，還帶回上百個俘虜。衛生人員參加戰鬥捉俘虜，這叫「蔣軍聽起來，簡直是奇蹟，而在人民軍隊中則是平常的事情。」

戰鬥結束後，他們安慰一百幾十個敵人形號，向他們宣傳解釋並給他們換藥，沒有攜帶他們用舊口布，蓋好後再用敵人的裹腿纏起來，俘虜們感激的說不出話來。

## 騎在榴彈砲上

杜希如

——記蔣軍砲十團一營的毀滅——

### 二、驕傲的「遠征」

費介石精辦「砲十團」，在遠征緬甸時是砲兵中的頭等砲兵團。在日本投降後的今年春天，完全機械化了。美國反動派替他們把原來的「一五M M」榴彈砲，換成了美造「一〇五M M」的榴彈砲，美國軍官親自訓練，至今年四月裝備訓練完畢。

蔣介石和他的美國老子認為他們是：「走遍天下無敵手」，於是美械的砲十團，從中國西南邊陲人民的北方「遠征」了。經過四個月的時間，到達了開封，投入了內戰前綫。

十月二十七日從荷澤出發的砲十團第一營配合六十八師、一一九旅和五十五師一部向郟城進攻，炮一營用了美式的吉普，四未機等三種汽車，拖着八門大榴彈砲和炮彈，還有四百多名砲兵，都很自負的座在二十四輛汽車上。正像他們的砲兵排長董登庸所說「……………我們有說不出的一種自傲和自大。」

## 二、和汽車比賽

二十九日進到鄂南富春一帶的蔣軍，被我們兩天的反擊殲滅。一號的下午炮一營不是帶着驕傲的前進，而是慌張的把車頭倒過去向南開始潰退。發出了刺耳的哨音，美造的二十四輛汽車開盡了馬力向南奔馳，車尾噴出了失望的灰煙拌着塵土揚上天去，退却的步兵正像我們追擊中的戰士所說：「像崩潰的羊群一樣。」他們拚命的在汽車上擁擠，有的掉下來被汽車軋死，軋傷和被打傷者在慘叫着。我和實二〇〇六部隊三大隊的全體同志，一面追擊着退却的敵人，一面和美式的汽車來了個賽跑。

首先是三小隊長袁五方同志帶領七分隊跑上去。

到了河邊，馬分隊長金義同志說：「同志们快下水跑過去，把最前的一輛截住，後面都跑不了。」汽車跑的快，戰士追的快，汽車過了河水，戰士也涉過了腰深的水，越過河堤，在二百米的平地上第一輛汽車被我住了。

馬連長轉過頭來向敵人喊：「別跑了，你跑不過我們，鐵槍不殺你們，」敵人還打槍，馬連長帶着趙立清、李香蘭等七個同志衝到汽車邊，給車箱內不繳槍的敵人吃了一頓飽飽的手榴彈，幾十個砲手和威風一時的砲一營副營長都做了蔣介石的送死鬼。

「同志们！趕快衝呀！不繳槍就堅決消滅！」二小隊對小隊長號召大家，戰士像潮水似的湧向汽車，美造輕重機槍，手提機槍，小砲絕望的密集的向我們射擊，但絲毫不能阻住我們的前進。

六分隊長李金星，帶着任如香、王樹海二同志首先下了水，把手榴彈打進了汽車，敵人亂跑亂叫，李分隊長上去抓住了一個，「把槍放下！」

「好！我交槍。」砲手馬上把美式機槍放下。

靠北面的汽車還在打槍，他們三個人一齊喊話，讓他們交槍，可是敵人仍在頑抗。「媽，交槍，讓你看老子的厲害。」李分隊長着急了，他屈身涉水進到打機槍的那輛車邊，用力把正在放槍的機槍抓住，「你再打」，向下一拉，槍奪了過來，敵人跪在車箱裡大聲喊着：「老爺，饒命吧！」

二小隊趕到了，五分鐘以前，汽車上的美國黃狗被消滅了，車上立着的是灰色的人民的勝利車，他們一個個坐在汽車上，騎在大砲上歌唱着，談笑着。

汽車的馬蹄，像剛宰了的母豬一樣，還在垂死的呼叫着，可是在水裡是不能自由的，前進不得，後退不能，成了囊中之龜。

蔣介石就這樣把他美國爸爸給他的五門榴彈砲送給了我們李金星，馬金義分隊。另外的三門給了我們友隣部隊，還有兩門山砲交給了二、四分隊。

被俘過來的砲手許哲如所說：「我們的砲有的一門打一百多發，有的打了十二發，就被你們繳去了。」接着砲手李明如又說：「你們的手榴彈真厲害，我們的死有啥作用呢？」

### 三、勝利的節奏

戰鬥結束了，月亮斜掛在西南天空，呈現出笑臉，爲我們祝捷。

李分隊長動員了全分隊同志拉一門榴彈砲，可是半點鐘的時間，就沒有弄動一寸，二千五百磅重的榴彈砲深深陷進泥裡去了，的確是不容易弄走的。

突然「同志們！咱們全體下去今晚一定把大砲拉回去」。這是大隊參謀長孫濟云同志的號召，接着全大隊同志都下去了，大隊四個首長親自領導向外拉。孫參謀長喊着「一二」，大家應着「嘿海」每個人身上的汗珠，露珠，水珠不停的向下流着，但不覺得疲勞，因爲勝利使他們忘記了一切。

大砲拉到了河岸上，用美國的載重汽車拉着，戰士們都騎在大砲上歌唱着……因爲他們心裡也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傲和自大。

## 血濺山砲

——李二狗班的美勇故事——

李實奇

四班長李二狗和幾位同志，拖着一門塗滿血跡的大砲回來了，這門大砲，正是四班同志用血換來的。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兩守石莊的敵人，開始向對莊突圍，駐在對莊的一九旅旅部，集結所有的大砲機槍，朝着我們追擊部隊縱深開火，將近三里地的開闊原野上，整個被硝煙和塵土瀰漫着。頂頂上的三架飛機，也在低空盤旋掃射。然而，這一切都擋不住我們的前進。三〇一九部隊第六連的健兒們，首先撲上去，撲在頂前面的，是四班長李二狗和他的全班戰士。

藉着陽光的反照，李二狗忽然發現前面有一件什麼耀眼的東西在閃閃發光，他馬上命令全班停止用火封鎖住這個奇怪的目標，一面命令突擊組長秦元興爬到前頭去偵察。一會，秦元興回來報告：「那是一門山砲，前面還套着一匹大洋馬，跟前不到二十米遠的地方，敵人正在挖工事，集中好幾挺機槍，準備向這裡反撲。」

李二狗知道了這個情況，高興得簡直要發狂。爲防止敵人把砲拉走，他便命令全班先集中擡子擡把洋馬打倒。可是「怎麼接近呢？」李二狗睜大眼睛，瞪着七十米遠以外的山砲發愁，但立刻有了決心：「匍匐前進，死也要死到山砲跟前！」

「爬呀！四班全體同志在李二狗領導下俯身地向前進！山砲像磁石一樣的吸引着他們。在離山砲二十米遠的地方，王永福同志負傷了，在離山砲十五六米遠的地方，副班長共產黨員李正榮犧牲了，距離最近，彈雨紛紛，就在快要爬到山砲跟前的一剎那，戰士張三功、張玉其又倒下，但是，山砲終於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部隊還沒有上來，敵人的火力，像箭一樣的罩在山砲周圍，李二狗班長肯定的告訴大家：「我們死也要同炮死在一起！」大家的回答是：「吃到嘴裡的肉不能再吐出去。」現在的心情已不單是奪山砲，而是要復仇！就這樣，他們足足堅守了三個鐘頭。當堅守時間進入到第四個鐘頭時，繞在砲右輪邊的史福祥同志，又被可惡的槍彈奪去了生命，鮮血濺滿炮身，血紅的大砲，變得更可愛了，他好像是死去戰友的化身一樣，李二狗和秦元青面對面的盟了誓：「我們死也守到最後！」這樣，他們又堅守了一個鐘頭。

守在劉莊的敵人，終於也打敗了。李二狗班的敵機，誰都知道：那是一門濺滿着我們戰士血跡的山砲。

## 劉廣信旅長被俘前後

丁 張  
變 鳳  
合 作

### (一) 突 圍

十月三十一日，太陽漸漸向西沈。

苗莊、劉莊，蔣軍一一九旅旅部，駐地的周圍，顯出一種使蔣軍恐怖的沉瀾，只有兩架蔣記飛機在空中轉來轉去，瘋狂轟炸掃射附近的村莊，劉廣信覺得有空軍援助，該是可以保險的，於是下達突圍命令。

但是一會兒，飛機的聲音漸漸遠去。

突圍了，劉廣信企圖作垂死的衝殺！人民的勇士四處出擊，掩護劉廣信的三五五團第二營，在響無人營長的領導下，搖着白旗，一百三十多人首先自動放下武器。

### (二) 劉廣信滾下馬來

劉廣信在突圍時，脫掉將軍服，換上了衛兵的破軍服，沒坐汽車也沒騎馬，恨不能用孫悟空的土遁法，使別人看不出就可以逃脫了。

但是，他沒有變成孫悟空，而是被四五个衛兵架着他跑，他覺得徒步走的實在太慢，眼看落網，衛兵們又把他架上一匹馬上從人流中穿過去。

「勇士們喊：『鐵槍』」的聲音，從他耳邊掠過，吓慌的衛兵，着急的用鞭子在馬屁股上起落着。裏紅馬的頭也搖擺着，勇士們一聲吶喊，神槍擊中了馬，劉廣信從馬上滾下來。他又被一個隨從副官和二个衛兵雙手架着跑下去。

### (三) 劉廣信被感動了

劉廣信跑下去，結果像蚊子一樣纏上了蜘蛛網，被勇士們活捉住了，當時他只承認是個班長，而我們却看出他是一個重要的戰俘。

戰鬥結束了，我軍在搬運蔣軍的傷號，送往醫院養傷，劉廣信看到了他們的傷兵，同我們八路軍戰士一樣坐上担架抬往醫院他被感動了，他承認是「旅長劉廣信」。他說：「你們八路軍實在感動了我，假使我們見到了八路軍的傷兵，不要說用担架抬送醫院殺不淨就算怪好。」說這話的時候，他眼中含着淚。

### (四) 席上賓

第二天。

劉廣信踏進一個大門限，他不敢相信是在做什麼，他臉色變得蒼白帶紫色，額頭上冒着冷汗，他低着頭慢慢的走着，西斜的太陽顯得特別發亮，X部首長們跑出堂屋來，個個滿臉笑容來迎接，X首長上前同劉廣信握了手，劉廣信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左手擦掉額頭上的冷汗，帶笑的說：「聽說八路軍裡面的人無情面，今日一見都是可交的朋友啊！」「走，走，走，屋裡坐坐吧，咱這裏今天準備

點便飯招待劉先生哩。」首長們和藹的說。

×首長笑嘻嘻的把劉廣信拉到上坐，劉廣信感動的含着眼淚說：「我佩服你們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從高級將領到十五六歲的小弟兄；個個是堅決頑強不愛財物有禮貌的人。旁的不知道，就我親自經歷的，親眼看見的來說吧，在戰場上，你們的一箇十五六歲的小弟兄，當他向我開槍追來時，我即將身上帶的最貴重的金錶、鋼筆，一綑票子送給他，我心裡打算在他裝東西時，乘機卸掉，誰知小弟兄不要這些東西，他乾脆的說：「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俘虜的一根線，一文錢，八路軍都不會動你的。」你拿上你的東西跟我走，不要怕，八路軍不殺放下武器的俘虜，到連上還受優待呢。」

路上我問：「小弟兄，你們八路軍的這一套巧妙的戰術從那學來的，」小弟兄說：「毛主席領導着我們八路軍打日本，從八年抗日戰爭中流血換來的，」噯！那小弟兄懂得的道理比我還強，他接着說下去，「噯！你們的手榴彈真可怕，一衝鋒像天上落雹子，衝破一個口，手榴彈的火力像黃河決口，無法堵。」大家哄的笑了。

×首長舉起酒杯很高的說：「劉先生，咱們來齊乾一杯吧！」大家互相碰了杯。

「乾——」劉廣信先飲完，

他喝了酒後，他說：「噯！本想階下囚，誰知當了席上賓，哈！哈……」他搖着頭笑了，笑的很自然。



# 滑縣殲滅戰



## 上官村殲滅戰

——川軍一〇四旅的覆滅——

哲平編 盧耀武

上官村位於瀘縣之東南三十五華里，東南兩面臨水，北面爲一望無際的開闢地，東西以陶家、西戶兩小村作屏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蔣家軍四十一師一〇四旅（川軍），在此駐紮以後，又大興土木，把好的磚房通通拆來修築岩牆和碉堡，不到半月功夫，他們在村週圍、岩牆上、街頭巷尾高低大大小小共修了一百七十五個碉堡。岩牆外邊挖有寬深丈餘之水溝，溝外堆着三至五道鹿柴，他們把一切目標的距離都測量好了，每個地方都組織了嚴密的火網，在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看來，就是老鼠也是難鑽進來的。

蔣家軍來了，地主惡霸像蒼蠅圍着臭肉一樣，也跟着回來了，他們狼狽爲奸，把翻了身的農民又推進火坑裡，人們都在盼望著：八路軍什麼時候再回來呢？

十一月十八日，我和主部隊奉劉伯承將軍之命，爲了解救人民出水火，大軍從白道口、留固、王五岩等敵人前衛據點插進去，趕了八十幾里的夜路，直撲上官村（一〇四旅旅部及三一團兩個營駐紮村），當夜十二時即進入掃清外衛的攻擊作戰。次日，我五中隊殲滅了陶家敵一個連，二中隊殲滅了西戶之敵，奠定了我攻擊上官村的立足地。

前線指揮所裡的王司令員看着自己的手表，正是六點零五分，即在電話上發出命令：「開始攻擊」，霎時所有高山砲、迫擊砲、步兵砲、小砲、輕重機槍一起開火，千萬條火光在空中飛舞，大地在爆炸聲中抖顫。步兵冒着砲火從東西兩面同時突擊，六中隊首先在東北角突破敵前沿陣地，緊接着四中队二分隊也通過了溼泥水溝與層層鹿柴障礙，迅速衝到岩牆附近，敵人手榴彈從上面打了下來，戰士們不顧一切，一邊回敬敵人手榴彈，一邊順着工兵爆炸的缺口，踏着人梯躍躍而上。八班長任成如一馬當先，爬在最高處一伸脚把壓埋電線被炸破的虛土程，拔也拔不出來，正焦急中，站在他腳下

的一一九旅剛解放過來的曹東俊同志用手猛力一推，他才一躍登上岩巒，回頭把曹東俊拉了上來，扭轉身就是一陣手榴彈，把圍逼崗堡的敵人馬克辛重機槍、電話機奪過來了。敵發覺我登上岩巒後即集中優勢砲火向我射擊，並組織三度猛烈反撲，均被我擊退。敵不得已以火力封鎖我突破缺口的交通線，使我後續部隊不能源源投入。六中隊突上岩巒又被迫退回來，光剩下我四中隊二分隊突入村內，他們立即奪取一間高房作依托。但因眾寡懸殊，被十數倍於我之敵緊緊包圍猛撲，那時候重武器進不去，手榴彈打完了，戰士們拾起磚頭打退敵人向他們的反撲。

四中隊長苟立合同志，第一次負傷仍在火線堅持，第二次又打傷頭部因血流過多才下來，政治委員李如海同志帶着電話機把他的指揮所設置在寨牆上突破口的崗堡裡繼續指揮，他相離敵人只有二十米遠，電話線幾次被切斷，六個查線的電話員都被打倒在那裡，當時情況真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但他用布爾什維克無比的堅忍與沉着堅持渡過了這一危險的局面。苦戰一小時許，六中隊再度突入，戰局略見好轉，九時三十分鐘，我後續部隊才陸續增援進來，掃清了東北角崗堡的敵人後，即展開激烈的巷戰，我一、二、四、五、六、九等中隊一股勁向西南猛撲，佔領了二十幾個院子，敵人塗步退離，最後困守西南角上的幾間高房，作困獸之鬥。

二十日拂曉，敵一部向南突圍，被我七、八中隊截擊，俘獲一部，大部又竄回村內堅守，十時許，千餘敵人向北突圍，除了圍困西南角的敵人外，所有的部隊，所有的人員，均參加了縱橫數十里地的大追擊戰，喊叫之聲，轟動原野，戰士們興奮的一面追一面拍着大腿叫喚，不到一個鐘頭，突圍的千餘敵人一個沒有漏網，單我三中隊即俘獲九百餘人。

固守巔座高房的敵人仍在旅長楊顯明親自指揮下進行頑抗，經喊話勸其放下武器無效後，於十二時，我又展開總攻，首先是一大隊工兵孫繼成、王太和、李順子，大施炸破神技，上級命令他們，炸毀一條小巷子內的一面高牆，使部隊穿過去，這巷子兩端都是敵人的地堡，槍眼低僅及腰，我們機槍只露封鎖南端槍眼，他在敵我交叉火力網下匍匐前進實行爆炸一連炸毀了六個院牆，山砲在二百米來的

相距離百發百中的摧毀敵人堅守的房屋，迫擊砲英雄王立昭兩臂抱着炮筒，用八十度以上的角度從這個院子打到隔壁院子，步兵從四面八方緊逼着敵人，炮火之烈連天上飛的烏鴉打死得遍地皆是。一中隊七小隊長李立正與殺敵英雄楊富俊，衝進了幾個院子爬在牆頭上，發現了擠在院子內有幾百敵人，李連長即高喊：「快把槍放下，交槍不殺！」敵人立即把槍扔在地下，拍着手喊：「不要打了，我們交槍！」部隊即蜂湧而上將敵人全部解決，旅長楊顯明藏在牆角上，副旅長李克源躲在桌子底下，驕得面如土色，被我一中隊戰士楊富俊捉住。正在這時，蔣介石却漫不經意地派了兩架小型戰鬥機來挽救其用作內戰犧牲品的雜牌川軍的命運，然而出他意料以外，不光是駐守上官村的敵人被消滅了，從雷固來增援的三一二團也被殲滅了，他還應當知道，就在同一天晚上駐鄰耳寨的四十七師一二五旅也被殲滅了，那兩架飛機有氣無力的側着翅膀在上空划了幾個圈子，快快逝去，這正是縱火者終必自焚的結果，僅只上官村一戰，我即俘虜正副旅長以下三千三百五十一人，戰車防禦砲四門，（全為一中隊繳獲）迫擊砲十二門，重機槍十六挺，輕機槍八十挺，暨輕重機槍三十五挺，步槍一千一百枝，斃傷敵六百七十五人。連放下武器的楊顯明旅長也不得不翻着大拇指頭對我指揮上官村作戰的王司令員說：「佩服，佩服，你們打得好！」

黃昏，逃走的村民紛紛轉回，他們清理着被毀完了的家院，到炮樓上去拆回自己的門板、木料。上官村又洋溢着一個月以前的愉快。他們盼望的親人——八路軍終於到來了。

## 黃莊攻堅戰

羅豐、黃野、張風、合作  
鍾臣、杜兵、丁曼

### △敵人幻滅的死守▽

冀軍四十七師一二五旅三七四團，於十月裏佔了我們的黃莊起，一直到被殲滅的當天晚上止，一個多月中，無時無刻不在加強工事的構築。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他們每天都要抓民伕五百人以上做苦工。羣衆悲慘的訴說：「我的手上磨了水泡，我的身體餓瘦了（因修工事不叫吃飯），我挨了打，我的麥子沒種上，我的樹被砍了去，我的房子被拆掉，磚給搶了去，我的門給摘了去，我的柴草沒有了……。」這一切——羣衆栽培了多年的果子樹、三枚樹等被蔣軍砍伐做了木城和鹿柴，羣衆一個多月的時間和精力，被蔣軍強迫拉去做工事，羣衆的柴草和家家戶戶的門板，也同樣被蔣軍破壞、征用，做了築工事的好材料。蔣軍在這樣暴行下，完成了第一道緊密連綿的鹿柴，第二道深又寬的壕溝，第三道串插掩埋堅固的木城，第四道丈多深寬的大水溝，緊接着是第五道兩丈高的大寨牆，牆上林立着炮樓和暗堡，在敵人住的院子裡，挖滿了四通八達的交通溝和地下室。一個土地平坦的黃莊，竟被蔣軍建築成了樹木林立的木籠、土堡和獸穴了。

二十一號，蔣軍三七四團陳筱文團長，連綿集結了王伍碧，曹七營孔村三個據點兩個營的兵力（他的第三營在邵二碧和一二五旅旅部一同被殲滅），企圖死守黃莊。於三七四團被殲滅的前三天，二十號起我軍會再三進行了政治爭取，使他們放下武器免于無謂送死。可是敵人反而以爲我軍無能。竟驕傲撒謊，拍電話他的上級，去贏得上級信任。在這第三天（二十二日），顧祝同親自給三七四團拍來嘉獎的電報（此電報是我軍收復黃莊時交獲的）說：「你們與匪軍（指八路軍）激戰三晝夜，屹然未動，打下今後作戰基礎。特嘉獎五百萬元。」顧祝同所說：激戰三晝夜也完全是撒謊。確實的是：三七四團只遇到了我軍的政治爭取，并未嘗到我軍的軍事打擊。敵人既然頭頑起來，我們也只有用最後的殲滅手段了。所以於二十二日晚十時起，我們便開始了對黃莊的攻堅戰。

## 兩小時殲滅了敵人

二十二號夜晚，勇士們秘密的向黃莊接近，工兵們分組隱蔽在鹿柴旁邊，注視着他放在鹿柴下面的炸藥，炮兵佈置在距砦牆百十米的野地裏，他們從敵人燃起的火光中，觀察好了射擊的目標。官兵向鹿柴和砦牆上瞭望着，指揮員們不住的抬頭看望總指揮所的攻击信號，大家互相競賽說：「到砦牆裡面見面。」此時依然可以聽到敵人在砦牆內叫喊修築工事的聲音。

十時，紅綠色的信號彈突然飛向夜空，爆炸聲，大小砲聲，機關槍聲雷鳴起來。三中隊陣地的對面，突出的碉堡上，敵人的機關槍呼嘯着，敵人的探明彈在勇士的陣地上照得發明，炮手張玉禮和劉春山的第一發平射砲彈，穿過碉堡外牆在碉堡內開了花。首先砲樓上敵人的機關槍啞叭了。張登雲和李金章的第一炮，同樣穿另一個砲樓身上穿過去。當碉堡上面的敵人一同被毀滅了，炮兵間射的砲彈，兩點鐘連續的落在砦牆上。

工兵排長鹿國昌雖然掛了彩，但他始終不肯下火線，他說：「我還沒有完成任務。」他指揮着工兵用炸藥把第一道鹿柴撕破了幾個裂口，勇士們趁着濃烟撲上去，排山倒海的神威力量壓倒了木城，從木城上翻過去。

砦牆上的敵人，集中火力反撲已經登上寨牆的一中隊四六連。三中隊的同志們在這攻堅戰的緊急時刻，顯得特別出色。他們躍過水溝，趁敵人注視四六連登寨牆的時候，從側面豎上了梯子。二分隊指揮員張敬文帶着他的勇士向寨牆上爬去，九班長劉長明第一名登上了寨牆，郟城之戰被解放的弟兄劉宗文第二名登上去。

在寨牆上與敵人展開肉搏戰，十二個敵人在趙敬文指揮員腳前倒下去。

九分隊的勇士，沒等着豎上梯子，有的用鐵銼，有的用手挖了幾個腳蹬，同樣爬上去了。勇士們在狂風暴雨的槍炮聲中，翻山越嶺的登上了寨牆。

敵人滾下寨牆來，向東北角圍部方向逃竄，人喊馬叫和爆炸的手榴彈聲在有敵人的地方震蕩着。郟城之戰解放過來的劉章文追上去，首先交了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六枝步槍。敵人沒來得及在地下工事裏抵抗，蔣軍團長陳筱文以下千餘人即全部做了俘虜。

此時，錶針正指向十二點，戰鬥整整進行兩小時，就把顯祝同所說的「激戰三晝夜，屹然不動」的鐵軍消滅了。三、七、四團從來沒有想到連嘉獎的五百萬元，沒有領到手裡，便作了俘虜了。

### 讓俘虜自己來叙說被殲經過

俘虜——蔣軍三、七、四團，譚秀章團副，葉貴昌營長，孫傳賢營副，被俘後，簡述被殲經過的情形。他們說：

十八日夜兩點鐘的光景，接便衣隊偵探報告，周圍發現敵情（八路軍）。十九日早晨起來兩個六十八師被俘的逃兵，報告八路軍分三路向上官村、邵兒寨等地包圍。於是當天把外壕加深二公尺（厚二公尺），並修補圍寨牆，那時上官村、邵兒寨（敵兩個旅部住村）均有機槍炮聲。十九號夜十二時以前，我們請求旅部來援兵，旅部覆電：「我們連同樣命運被包圍，只有抵抗待援。」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兵力不足，旅部自身難保，援兵是沒有希望的。等到鷄鳴五更天的時候和旅部的關係全失，（旅部已被解決）。天一亮發現村西有敵人（八路軍）於是從新決定，把孔莊的第一營集中黃莊，準備頑抗，大家繼續做工事。二十號早發現（八路軍）交通溝迫近圍寨，當天在火力掩護下冒險出去平壕。平了，晚上你們又挖通了，天一明戰溝又迫近圍寨牆，你們動作的迅速使我們感到棘手，大家又驚慌又佩服，當時軍心有所動搖。

二十一號的晚上，這是戰鬥的晚上了，也是我們心驚胆怕的晚上。十點鐘左右，圍牆上的高糧桿尚有一部份未點着，南門機炮槍聲響成一團，漆黑的天，火光在閃，上下看不見人，只聽見溝邊上的響動，一堆一堆的黑影就擁上來了，是從梯子爬上來的，我們打的厲害，你們上的也越厲害。正是這

個時候，南門被山炮打塌了，我們搶修工事，把門堵起來；西門響的又緊了，西門又被打塌了，牆角上的炮樓也被摧毀了，正在急的發抖。西門、南門、北門都上來了，於是兵心慌慌，只聽得四週喊開「繳槍不殺！」響亮的呼喚，我們便放下自己的武器向你們繳槍。

## 攻下邵耳寨

王若

——記三三二六第五連——

【三三二六】五連接到強攻邵耳寨的主攻任務後，他們就研究了如何打法，並具體做好了戰鬥組織工作，三個排，按任務都分好了工，一排先破壞木城，二排佔領敵人前沿，三排繼續向縱深發展。連村後，一二排又隨着三排擴張戰果。

邵耳寨的敵人雖然有着二丈高的寨牆，砦外有兩道一丈多深的大溝，在兩道溝的中間還築有二道週密堅實的木城，溝內溝外又分佈着許多大小暗堡，暗堡與暗堡都有地道相互貫通，邵耳寨村外是開闊的田野沒有什麼隱蔽地形，而遠近距離，敵人都已測量好了的，有的還插上標桿。……但是因爲南面攻的猛，敵人把我們看做主攻方向，於是就把據點內大部份的兵力火力都集中到這兒來。當炮兵剛把村沿暗堡摧垮後，一排長周文法就不等日落，帶着一排飛也似的衝過第一道深溝。

敵人拚死地用火阻止我們衝鋒，砲彈、槍榴彈、輕重機槍、步槍、手榴彈，密似雨下，同時在前沿燃起了照明柴。

這時裝營長叫槍榴彈瞄準打火堆，八班的胡學德打的真好，第一顆第二顆都打準了，營長說「打的好！再打二個空炸的」，胡學德就接着來了二顆空炸榴彈在敵人頭頂二尺高的地方爆炸了。

爲了掩護衝鋒，一排機槍班吳效泉同志端着機槍打，點點命中，打的敵人抬不起頭來。



二排整個都衝上去了，把木城破了，又翻過第二道深溝。四班在副班長姚元生帶領下奮勇地豎起了梯子。

四班戰士李金生，他是曹家垓戰鬥解放過來的，這次打仗非常勇敢，他把手榴彈打完了，還把拉火線當着給班長看，在戰場上自動地高聲喊話，並冒着彈雨在開闢地來回送信，積極地完成任務，最後終於在通過木城時負了傷，但他下來時並沒有哼。

三排衝進村內時，敵人都已潰散了，大部往東北而逃去，被友鄰部隊截住了，八班長楊增玉帶着八班在最先頭，他在村口工事裡捉到二個俘虜，得了二枝槍，劉成祥同志就搶在頭裡，衝不多遠，又遇二個敵人，一個拿着一枝步槍，拉着一匹馬，一個扛着一挺機槍，劉成祥把頂膛子嘩噠一上，叫聲「站着不動，交槍不殺！」把二個敵人嚇昏了，很恭順的把槍交給他，劉成祥接過槍來一看，把舌頭一伸：「切切，滿滿壓着子彈。」正在這時又有一堆敵人跑來，劉成祥眼明手快端着機槍「噠！噠！噠！」隨手一梭，敵人跑不脫，都當了俘虜。

一排上了寨牆，向西北搜索，殘敵都鑽到一座夾道裡，他們一見二班衝到，第一顆炸彈一響就高喊「老爺！不要打，不要打！」一齊放下武器。計有一個多排，十二枝步槍，二挺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一門小砲，於是那耳岩打的最頑強的一股敵人，全部被我們消滅。

## 滑縣戰場巡禮

李普

二輛小吉普載著我們向戰地急馳，這是十一月二十一號的深夜，最先遇到將近兩百個蔣軍中下級軍官，押送他們的是武裝的老百姓，就是舉世聞名的解放區民兵；最動人的是抬担架的農民行列，寒冷的冬夜特別寒冷，厚重的棉衣，把他們裝扮得格外強勁而又神祕。

清晨六點鐘，我們到達上官村，這是這次劉伯承將軍殲滅蔣軍一萬一千多人的三個主攻點之一。他在滑縣東南三十多里，國民黨警備第四十一師一〇四旅旅部設在這裡，他們的任務是相機佔領濬陽。我們來遲了一天，戰場已經打掃，只有老百姓們還在搬運鹿砦，平毀工事，把他們被搶劫的門扇和鋪板搬回去。許多屋頂上有砲轟的傷痕，牆壁上還有大塊的血斑，砲火打斷了許多樹枝，聽說烏鴉們都沒有飛得起來，成群的被機槍和步槍打死了，據被俘的楊顯明旅長說，單是他們一方就打了一百萬發子彈以上。

這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東南兩面臨水，西南另有一個小村落爲屏障，北面是寬闊的平原，有兩個碉堡聳立著，一〇四旅來到之後，總共修築了一百七十五個碉堡，二道水溝，和三道鹿砦。親身參與這次戰鬥的指揮員們和戰鬥員們，引道我們參觀，他們是從東面打進去的，首先消滅了蔣軍一個連，佔領了前進陣地，第二步是涉過那條水，跨過鹿寨，第三步是爬到對面的圍子上打一個缺口，第四步是在圍子上佔領一條長約十米遠，寬約一米遠多的小陣地，打退蔣軍三次的反撲，然後打穿一堵二堵的牆壁，打過一間一間的房屋，把蔣軍從旅長到伙伕全部俘虜。東北面二十里留向寨的蔣軍一個團回師增援，半路上就給消滅了，每一步都是步躍，每一步都不可思議。尤其是涉水爬牆那一段，完全隱蔽在蔣軍的層層火網之下，密集的槍彈燒紅了夜空，從左面右面和前面像急雨一樣打來，沒有必死的決心，是無論如何打不過去的。每一個突擊的戰士，留下一句豪壯的話，提著一籃手榴彈，就向著

浸透的深水在火網裏撲過去。」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前邊的倒下來，後面的又撲上去，光榮啊！勇士！蔣介石已在戰慄，你們的鮮血就要衝掉他的寶座！

我們踏着勇士們光榮的血跡，爬上圍子的缺口。水溝上已經搭了一塊木板，有幾頂將軍的寬邊帽子在水裏蕩漾。人們表演給我們看，比如有一位團長苟在華怎樣在圍子上掛了彩，傷了頭部，他的警衛員拖住他，他怎樣髮怒着掙開又衝上去。

一個戰士插進來說他爬短牆那邊的故事，對方沒料到他是誰，對他說：「彈藥沒有了，彈藥沒有了。」他說：「好的，老子送給你！」的一聲，就擲過一個手榴彈去。某參謀長告訴我們，這是廿天之前在鄧城戰役俘虜過來的。這使我大感興趣，特別和他攀談，他說他叫張南芳，皖北亳州人，二十多歲。兄弟三個，兩個哥哥都拉去當了兵，七月間來又拉他，把他母親捉到鄉公所，沒有辦法，他只好忍氣吞聲戴上那頂寬邊帽子。「鄧城之役把我解放了，到了這邊，好啊，我真高興啊！」他現在還抑止不住他的高興，大聲的笑着，兩隻手連連的拍着他的大腿。然後，他又大叫着說：「這樣好的地方，要是我們守，不要說五百人，就是五萬人他也打不進來。」他的理由是：「跟蔣介石賣國賊，誰願意賣命呀！」

後來我訪問被俘的楊顯明旅長和李克源副旅長，他們說他們是川軍，蔣介石消滅雜牌的事實，他們看得很清楚。「我們是打應付戰。」他們同聲說。李克源副旅長又說出另一個事實：「我們是單純的軍事，八路軍是政治總動員。我們一個搜索排一個個捉光，難道不是老百姓捉的？單靠八路軍那能捉得那麼乾淨？等到八路軍圍近來，冒充說是搜索排回來了，我們還信以為真。他們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而我們像個瞎子，你說這個仗怎麼打？」

這次我們參觀戰場，坐着小吉普車是美製的戰利品，在白天行走的時候，不得不加上偽裝，因為時時有美製的飛機從頭上飛過。上官村繳獲了四門反坦克砲，砲身已經塗漆過，砲彈上明明白白寫着美國製造。勝利的指揮者到處以戰利品招待我們，又是美國的摩力斯香烟和美蘭糖。聽說有一個被

停的連長拿法幣向老百姓買東西，老百姓不要，連長狂怒起來罵道：「爲什麼不用中央票？你難道不是中國人！」那個老百姓回答說：「你的中央票是那一個國的紙，那一國給你印的？你不是中國人！」於是那連長不得不低下頭來。蔣介石的頭要什麼時候才低下來呢？從戰場回來，我更加相信那一天就夢到來了！

## 炮火中的文化兵

吳 象

八路軍某團在隴海前線作戰時，出版一個油印小報，叫做「火線」。它迅速的反映前方戰況、英勇的故事範模人物，而且此種稿件都出自親自作業者的手筆，很受幹部和戰士們的歡迎，往往當部隊移動後剛把電話架上時，便接到營教導員們的詢問：「喂！「火線」出來了嗎？」有一次某連獲遊擊軍的地圖和文件後，戰士都說「給發火線」去，「火線」接到後馬上以「大有用」爲題寫了篇文章對重觀繳獲文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這個油印小報之所以成爲戰時鼓勵士氣教育部隊的核心，是與團教育股長魯豫的努力分不開的，他在整個隴海戰役時期中甚至連行李都不顧，親自攜鋤版臘紙和油墨，在戰地上堅持着出小報。有一次戰鬥非常激烈，流彈在低空中呼嘯，砲彈在左近掃起一陣陣烟火，魯股長却沉着地上指揮所裏刻他的臘紙。後來美製飛機轟炸指揮所時，他偷偷移動了一下地方，又在高粱地裡刻起他的臘紙來了。「火線」報就這樣一期期的和大家見面，現在已出到第八期了。



# 大楊湖殲滅戰

蘇衆

龍海戰役後，第三師（蔣介石嫡系第十軍改編的）配合其他幾路大軍瘋狂的向冀魯豫解放區進攻，狂妄的蔣軍指揮官向他士兵說：「劉伯承部，已潰不成軍了！」

八月三十一日，當第三師主力，進入白茅集時，我軍利用有力地形給了他一個小釘子，二百多驍勇連了無謂的犧牲，第三師主力五十九團長向介江陣亡！

這個小釘子使他們停止在白茅集村外不敢動了，代理團長吳耀東只好請求趕快派飛機坦克來配合作戰。

飛機來了，坦克來了，吳耀東又有恃無恐的前進了，佔了大楊湖，屬莊，向大張集前進時，司令員的命令也來了「守住大張集，殲滅進犯軍主力第三師！」

九月三日，六〇五〇部隊以還不足一個營的兵力就扼守了這個村莊，抵住了敵人猛烈的進攻，黨委佈署就緒，轉守為攻的殲滅大戰就展開了！

五號黃昏，六〇五三部隊，集結在東大莊村邊的廣場上，從方車王三師師部打出來的平射砲彈，不時劃過靜寂的天空，在村後劇烈的轟響着，對面三里地的大楊湖村四周，蔣軍燃着了木柴，熊熊的大火映紅了那邊的天空。

這時，政治處歐陽主任向集結的人群講話了，他說：「龍海戰役第二階段的反擊戰，我們已打了兩天了，今天晚上的總攻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敵人頑強，我們更頑強！劉師長指示我們要把敵人殘餘的村子打成一片火海！我們一定要響應這一號召，堅決頑強的消滅敵人！」

夜色帶來了細雨，對面大楊湖村的火光更清楚的顯在黑夜裡，蔣軍在盲目的零亂的打着步槍，機槍，大家精神靜氣的聽着，獸獸的想「是的，一會這村莊，就要變成火海的！……」

歐陽主任的話講完了，緊接着各分隊，小隊，這一堆，那一羣的竊竊私語着，黨的分工開始了，各個人的計劃提出來了，看吧：

二小隊王世記同志急忙交出了他長久的積蓄一千元，說：「假如我犧牲了就作為黨費。」同時他交出了他較好的衣服、襪子，希望上級作為獎品，獎給此次戰鬥的殺敵英雄，還向全體同志宣佈了他個人的計劃，要繳一批輕機槍。

在另一個村子，六〇五四部隊一營教導員，這時他正向他的親密戰友潘金根同志嚴肅的表示了犧牲決心：「我犧牲了請代為安慰我的家，這是三百元關金和一枝手槍，請替我交上級！」他又拿出了三張像片要他轉給他新婚的愛人，他在那上面寫着：「蔣軍不消滅，我們不能過安靜的日子。」

九月五日夜裡十點鐘的時候，我們聽見大楊湖（敵五十九團指揮部）斷續的零星的槍聲，變成了震天動地的一片怒吼，兇猛的攻擊戰展開了！

六〇五四部隊教導員朱輝同志渾身帶了九個炸彈，率領三小隊很快的跨過鹿柴，用手榴彈開路，纏連密佈的堅固暗堡第一線，一股勁撲到敵人據守的大院時，在敵人猛烈的火網中犧牲了！跟他前邊的排長孫金貴發現他身邊只剩下和他一起的三個班長，李三元、張玉順、劉新恆時，他吼叫着「堅決消滅敵人！為死者復仇！」仇恨的火燃燒着他們四個人的心，四個人像四隻虎似的摸過院子衝到對面口上。排長頭部掛彩了，他們仍奮不顧身的衝過去。李三元抓住了敵人的機槍，正拼命爭奪時，三個頑軍衝來了，恰巧這時排長趕到，扔出了一個炸彈，才奪了機槍，他們就守着陣地向敵人掃射起來，當着他們第四次向敵人衝鋒時，只剩下劉新恆一個人了，他眼睛直冒火，用機槍堵住街口掃射起來，壓住了敵人的火力，突然他跳起來，從敵人手裡奪回一挺機槍乃跑回陣地。

惡戰劇烈的進行着，他們（六〇五〇）奪取了兩個院落，敵人組織各種輕重火器，驟雨似的向他們打來，接着是瘋狂的衝鋒，企圖把他們逐出去，增援的二營教導員負傷了，一營長負傷了，惡戰繼續着，七連長李智富拚命堵住口子，不停歇的打了一百多個炸彈，直到他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機槍擊

都負傷了或犧牲了，二營書記跳過去推住機槍打起來。盧團長、李政委、胡參謀長也拿着槍與敵人廝鬥着，電話員胡武生丢了耳機，衛生員放下褲帶，司號員放下號，都拿起槍和炸彈死拚着！支持着這用最大犧牲換來的陣地！

從蔣軍第三師師部三輛坦克示威似的吼着衝來了，當它衝到六〇五四的指揮員附近時，守在電話機旁的黨宗琳主任，抓起兩個手榴彈高喊着：「跟我衝呀！」首先向坦克撲去，電話員、警衛員、通訊員也跟着衝過去了。在手榴彈和小砲的煙霧裡，坦克後面的步兵潰退了，坦克也慌張的退回去了。他們回到電話機旁時，十五個人只剩下八個了。

拂曉時，于教導員清河同志，率領一小隊增援五四部隊，他們進入村裡，剛挖好工事，三輛大型坦克又馳來了，于教導員向大家說：「同志們，準備手榴彈！」坦克馳到四十米遠處不動了，一排一排的砲向他們猛轟着，他們也給以猛烈的攻擊！十五分鐘後，坦克慢慢的退走了，不一會又衝來，村裏的敵人也發起了猛烈的衝鋒，企圖在坦克與步兵夾擊下，摧垮我陣地好突圍。一班副霍正貴，手榴彈打得又遠又準，他同羅保生、黃天順用手榴彈向衝鋒的敵人猛烈的投着。

這時王世記左胳膊被機槍打傷了，雖是彩不輕，可是他見傷亡重，就一聲不叫的咬住牙，用一袋手支持着打機槍，指導員見他血流的多，要他下去，拖也拖不走，他說：「我下去了，怕這街口封鎖不住呀！」當敵人突圍時，他爬起來就追！指導員一把拖住他說：「你去不得。」他急得哭了說：「我還沒有完成繳機槍的計劃呀！」

二排副張玉珍同志，帶領幾個戰士向突圍的進犯軍追去，繳了一挺歪把子機槍，三支步槍，一個俘虜拘一把票子一個手錶給他，他說：「你快帶上吧，我只要槍！」

這時教導員于清河同志，也早跳出掩體，向他前面不遠扛機槍的蔣軍一面追去，一面喊：「不要動，繳槍不殺！」敵人回過頭來，見他赤手空拳，心向他瞄準射擊，他一彎腰猛的竄過去，扭住敵人，滾成一團，他去奪機槍，蔣軍死也不放，眼見另一個潰兵端着刺刀向他刺來了！他又急又氣，就拚



命的咬了兩口，才奪過機槍來！

天明的時候，六架飛機飛來，戰鬥已結束了。那些剛放下武器的人與我們躲在一起，不願讓飛機發現目標！一個俘虜向我問：「貴軍是那部份？」我說「劉伯承的，聽說過嗎？」他點着頭說「敗在他名下，我沒說的。」另一個俘虜說：「我們這部隊就算頑強了，那知你們更頑強。這一下我們這團完了，二十旅也完了，第三師也就完了！」我說：「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他是爲人民利益而打仗的，個個英勇作戰，不管是過去的十九路軍也好，後來的三十軍四十軍也好，他也號稱什麼鐵軍，但當着他在反動官長指揮之下，而屠殺人民打內戰時，它是會在人民軍隊的面前放下武器的，你們也是二樣。」

## 我和劉司令員握了手

黑 生 尹 羣

九月六日晚上，伴着勝利後的夜雨，一輛汽車睜着兩隻明亮的眼睛，開到了×分區指揮部——這就是劉伯承司令的汽車。

對這位終身爲和平民主爲人民事業而艱苦奮鬥的領袖，誰不嚮往呢？我們冒着雨澆着水泥，很高興的見到了他。使我們很快的想起來：就是他率領着人民的軍隊，在平漢線上殲滅進犯解放區的蔣軍七八萬，爭取了高樹勳將軍的起義，才出現了第一次全面停戰的和平談判局面，現在他正爲了保衛和平，領導這次愛國自衛戰役，就在今天九月六日進犯我中心區的蔣第三師，又被全部消滅了。

他坐在橙子上，明亮的燈光照着他，可以看見了他的黑黑的而又堅毅的臉上，留着短鬚，顯然他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應該驕傲吧？但是他却告訴我們：「這次勝利，要歸功於我們的老百姓；照理應該是有武器與武器好的打勝仗，沒武器和武器壞的打敗仗，但歷史上和今天却有許多相反的事情，這都是老百姓的力量，唯有發動了老百姓，才能够打勝仗！」他又說：「抗戰時，咱只有三四萬人

「地區只是陝北那蕪縣，到現在咱有一萬萬三千萬的老百姓，幾乎解放整個的華北和東北，當時，誰知道反衛炮？美式山砲。現在我們可也都有了。」他還以世界史證明：「正因德、意、日法西斯反對人民，所以他敗了，他敗就是人民勝了。」他說到我們自衛戰的目的：「就是要和平！」他的手指敲著桌而登登作響：「到底誰不顧和平？」他痛切的說：「在大革命時，蔣介石就先在漢口打我們！到底誰不顧和平？水東從三月間他就進攻咱，他打，咱不還手嗎？挨打不還手不是奴隸？綿羊？還是人？咱爲啥自衛？難道不是不顧當奴隸嗎？」他接着說：「我們啥都不怕，就怕犯錯誤，要虛心，不氣餒也不驕傲，勝利的條件是有的。蔣介石想集中攻我們，我們就破壞他的鐵路，使他的軍需品不够用；這次他吃的都是由四川運來的米，把鐵路破壞了，就會把他們困死在交叉點上。他們兵力又不敢集中，非分散不可，他分散，我們就集中的搞他，蔣介石不放棄反人民的統治，他是非垮不行的。」談到這裡，劉司令指示我們游擊戰的重要，他說：「在邊沿區，縣長就該是游擊隊隊長，要戰鬥，也要生產，生產要與戰鬥相結合！」他最後指出我們要重新警備，因爲蔣介石又由武漢來這運兵了，「我們的任務還在後邊哩！打起精神再次紛紛反動派的進攻！」話說到這裡，他就離開坐墊起帽子，因爲他的隨員已進來請他走了，他和許多同志一一的握了手，我心想：「是不是也和我握手呢？」我決定把鞋讓左手提著。果然，他，劉司令給我握個手，我的心撲撲在跳。「我和劉司令握手！」我是如何的高興啊！

「希望同志們爲毛澤東事業而努力！」這是他和我們告別的最後的一句話。

## 劉伯承將軍談蔣介石

李普

劉伯承將軍以猛虎掏心戰術，打擊蔣介石停戰令以後的偷兒行爲，四天之內殲滅了他一萬一千多人。戰役開始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允許我們到他的前線指揮所去看他。他穿着一套嶄新的藍色棉軍服，動作矯捷，比我所見他的照片胖一些，而且大出我的意外，比我預想中的他要年青得多。

他首先告訴我們這次戰役經過。蔣介石一面下令於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戰，一面密令脅佔涪縣一帶，並繼續前進，相機佔濠陽。「這是偷兒行爲。」他說：「他想法以他的停戰令麻痺我們，可是我們不上當。越下令停戰，我越當心他吃我，對蔣介石這種人，魯迅的「推背圖」說得好，他說什麼話，你要從反面想。」

當時的形勢是這樣，這一線從東到西是三個大據點。何冠三的河北保安第十二總隊以朱樓爲依托，汪匪鋒的一二五旅以邵耳砦爲依托，朱顯明的一〇四旅以上官村爲依托，大家伸出手來向濠陽方面偷摸，各個伸展出來二十多里，建立了許多小據點。「我們打法也怪。」劉將軍微笑着說：「我們不理會那些伸出來的手，我們從他們的手邊擦過，穿過他們的小據點，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朱樓、邵耳砦、上官村一下子解決掉，消滅了他們的旅部和總隊部，俘虜了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和總隊長何冠三。」

他頓了一頓，接着說：「對蔣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來推斷他。他就是不做人的事，你要學「推背圖」。」他提到這次在楊顯明的旅部得到蔣介石一個密令，停戰令以後仍舊繼續進攻，但是嚴禁發表戰報。這時候，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復雜的。有勇者的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熱忱，熱忱地教人不要上當。

他允許我們到戰地去看看蔣介石的工事。「那是很堅固的烏龜殼，這就是蔣介石的烏龜戰術。」他說：「我們固屬不容易打進去，但是，他們從旅長到伙夫要爬出來也很困難，你可以想到那是多麼結實。」

我請他以權威軍事學家的資格談談蔣介石的戰略戰術。他說：「這種烏龜戰術即所謂步步爲營，另外還有一套是並進長追，從內戰以來，他打我們就是這兩套東西。從今年八月十號以來一百天內，我跟他打了五仗，消滅了他十一個旅。第一次隴海之戰，他是步步爲營，我幹掉他兩個旅，第二次定曹之戰，他改成並進長追，我幹掉他四個旅。第三次張鳳集之戰，他又改成步步爲營，又損失將近一個旅，第四次郟城之戰又是並進長追，送掉一個半旅。所以這次又換成步步爲營，採取所謂戰略的進攻，戰術的防禦了。總而言之，這一套吃了虧換那一套，那一套吃虧又換這一套。有時候兩套都帶一點，這就是所謂翻過來牛皮棧，翻過去棧牛皮。」這是一句四川土話，和藹的老人和我一起大笑了。

「他致命的弱點，由於這是出賣祖國壓迫人民的戰爭，而現在已是人民的時代。」他說：「無論那一國的軍事學說，守備兵力必須大大的小於機動兵力。比如說吧，一比九，已經太多太多了。你要賣國獨裁專制非壓迫人民不可，人民已經曉得反抗，你就一定得加強守備兵力才能控制，否則人民就不聽招呼了。他現在用於守備的兵力太大，第五軍十一師這樣的完全美械部隊都拿來守備，太不合算，那時他們沒有日本人能幹，日本人一排一班可以守一個地方，而他現在規定一營人都不打仗。他們對我們有三怕：一怕夜戰，二怕野戰，三怕白刃戰，白刃戰是士兵們不願幹，夜戰野戰呢，怕士兵們窮，士兵都是抓丁來的，再好的飛機大砲，也要人拿呀，誰來給你當兵。他把軍隊集中到前線來，後方空虛怎麼辦？老百姓發生民變怎麼辦？」他一再的說：「這是無法解決的矛盾。我們有獨立民主和平的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農民都起來了，官兵進行愛國自衛戰爭，這就是制勝的根據。」

最後，關於城市的得失問題，他說：「這是很簡單的算盤，比如，他拿一百五十個旅，我拿一百

五十個城，一個換一個，等到我把這一百五十個城消滅完了，這一百五十個城不還是我的！」他又爲我們說了一個故事，他說：「老百姓很容易懂得這個道理。三個星期之前的郟城戰役時，郟城有一個老頭子問他的兒子：到底消滅了沒有？怎麼消滅了，我們又退了。兒子說，消是真的消滅了，旅長活捉了起來，他親眼看見的。另一個老頭子插嘴說：這辦法最好，東消滅他一股，西消滅他一股，等到他沒有人守城就對了。」